**Armed struggle in Italy, 1976-1978**

**1976-1978年意大利的武装斗争**

一本载有1960年代和1970年代意大利群众社会运动衰落期间的武装斗争年表和文件的小册子。

Bratach Dub，1979年

**目 录**

**第二版引言**

**引言**

**序言**

**我们在当前冲突中的作用**

**扩散的城市游击队**

**监狱暴动**

**监狱、法院和法律等级制度**

**征收**

**镇压的受害者**

**血汗劳动**

**政治家和政党总部**

**工会**

**工厂和产业的等级制度**

**政府办公室**

**推销海洛因的人**

**对警察的攻击**

**重组镇压**

**反体制运动、革命暴力、武装斗争。一些思考。**

**走向武装斗争的普遍化**

**关于武装斗争的难题**

**同志们，前进！**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bratach-dubh-armed-struggle-in-italy-1976-78

**第二版引言**

这本小册子所涵盖的年代标志着整个反资本运动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的反对派运动终于摆脱了有关破坏、暴力和对阶级敌人使用武器的所有禁忌。用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武器来回应资本主义的羞辱和暴政已成为正常现象，老板、警察、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行为在街头和针对他们的具体报复行动中都获得了即时回应。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团体和斗争组织，他们相信需要扩大和加强反对资本的武装斗争。其中许多人按照他们的列宁主义信念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已经到来，胜利近在眼前，是时候按照自己的方式与国家斗争了——用封闭的军事化组织（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这些组织旨在首先接管和指导斗争，然后是对抗国家。他们的目标是招募同志加入他们的组织——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他们才有权执行这一历史任务——并将斗争的水平提高到胜利的最终时刻。当他们的分析被证明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并非近在咫尺，相反，它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重组阶段），他们就开始与敌人谈判，以释放他们的囚犯，甚至不惜与斗争和革命本身脱离关系。

但在七十年代末的斗争中还有另一个维度，即由在行动期间而组成的亲近团体（affinity groups）所开展的自主行动（autonomous actions）。在我们第一次发表这份相反信息（counter-information）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并扩大武装斗争的整个维度，为此我们选择限制我们对斗争所采用的形式而做出的批评。在再版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另一个目的：促进斗争之质量的发展。现在，对资本和国家进行武装攻击的必要性已经在同志们中得到了广泛接受，是时候去努力扩大质的方面了，这种质的方面正在利用包括破坏资本结构在内的方法进行传播。这种破坏活动通常是由基于亲近关系而联合到一起的同志小团体进行的，并且包含了强烈的创造力和快乐的因素，因为他们知道直接攻击压迫我们的东西是简单而有效的，而且不需要无休止的文件来证明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理由。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武器不再有意义，或应被认为是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候使用的东西。重要的是要反思所有这些问题，以发展和加强有效而明智的革命观点。

**引言**

通向未来的关键是造反（rebellion）。随着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而根据（总体）利润的要求改变它们主子的工会，显示着作为斗争组织的它们已经过时了，而且实际上还是资本主义重组计划的直接参与者。这个先进的民主国家已经准备好在任何领域赞助调查：监狱改革、生态问题、关于堕胎的辩论等等，以便处理不满，使之在社会控制的全球项目中成为一种可管控的动力，而一些现代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机敏。

我们会说，尽管意大利在经济层面上与英国相似，它也是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最弱的国家，但在控制那些日益增长的被推到生产过程边缘的阶层这一方面，它所掌握的手段却不那么丰富。换句话说，意大利的经济危机状况并不比英国更严重，但也不是说，在英国，因为我们没有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工厂经理汽车被烧毁或记者被侮辱的每日报道，所以群众性的反抗情况就不存在。

制造反抗的不是政治化的少数人，而是剥削的存在。我们可以说的是，在英国不存在一个明显政治化了的少数群体，他们从群众中汲取方向，他们从群众中汲取指导，正在试着给他们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即普遍化的反抗。我们认为，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起了作用，其中不乏已经提到的因素：国家有能力使边缘群体休养生息，给他们一个“充实社会（socially fulilling）”的任务，如参与冒险游乐场、当地住房、有组织的占屋（squatting）项目等，允许他们有一定的行动自主权，而对于革命这样的活动则很少有多余精力。

但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国家。我们觉得在英国的运动中存在着某种贵族化的倾向，它否认基层非法行动的重要性，并仍然坚持认为工人运动是起义性/造反性的（rebellion）。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下面的资料无论多么不完备，都有助于对今日斗争的现状形成一个更现实的看法。

下面的年表是有关意大利斗争形势的重要的相反资料（counter-information）。我们并不宣称这是一个完全有代表性的画面。许多造反行为从来没有被媒体报道过，要么因为它们被压制了，要么就因为从它们的个体价值来看太微不足道了，比如旷工、个人破坏和私占商品。而正是在这些领域，少数群体越来越多地发现一个信息：必需加强斗争。然而，我们希望从这些大量数据中得出一些结论：今天意大利的武装斗争并不掌握在少数专业激进分子（militants）的手中，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数十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且这个领域永远在扩大其进攻范围。

那些被推到意大利资本主义边缘的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行动创造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不仅意识到，在目前的结构中没有他们的东西，而且他们也不希望从体制中得到什么。他们想摧毁它的每一种形式，这不仅涉及到机关，而且涉及到使它们发挥功能的人。自1973年的斗争以来，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类似的态度也在工厂内的雇佣工人中重新出现。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有组织的左派内部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危机的局面。一方面，对体制的大规模拒绝并没有让倒退的左派远离他们的激进批判；另一方面，这些同样的团体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活生生的造反形势，让他们关于经济周期的抽象理论受到冷落。他们面临着相关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答案都是在过去由一些有斯大林主义性质的团体找到的：对自发的运动进行监督。

但是，不可能在以这样那样方式发展的“威权”团体与在群众斗争中自动找到当下的真理的“自由（libertarian）”团体之间划出一条简单的分界线。任何自命为“真理持有者”，并试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形势的团体或派别（tendency），都会自动站在反革命一边，不管他们的标签在我们耳中是多么动听。这并不是说，这些同志的行为是不真诚的。在安那其主义运动中，对某些问题几乎存在着传统式的不明确性，这使得许多人跳到（意识形态）的角度来为那些他们只通过历史的颂歌来了解，而从未在他们所处的现实中付诸实践的派别辩护。

当目前的现实是群众层面的造反时，这种无知和对过于陈旧模式的坚持会变得特别危险，因为它可能导致试图阻止真正的运动，也可能导致对在实践领域从事阐明（clarification）工作同志的谴责。

因此，阐明阶级斗争中的武装干预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我们所说的“武装斗争”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这种形式的干预在什么时候是合理的？第三，这种干预应该采取什么组织形式？

这些都是意大利的无治主义运动近年来被迫面对的问题，有些团体比其他团体更愿意直面它们。因此，伴随以下年表而来的理论文章，也作为当前历史形势的产物，并代表了一种尝试，即朝着我们认为无治主义者可以在今天的斗争中出现的方向前进。

显然，我们在下面的数据选择中所能描述的是有限的，有时是无序的。但造反的首要因素之一就是无序。因此，让我们开始警惕我们队伍中的秩序，并关注我们周围的无序。

Jean Weir

1979

**序言**

1960年，意大利经济的良好时期结束，街头开始爆发冲突。由基督教民主党人Tambroni主持的政府试图镇压这些冲突，但被击败了。在热那亚、罗马、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和卡塔尼亚，许多示威者被警察杀害。

1963年，社会党人进入政府。镇压重新开始。工会开始与老板们谈判。他们逐渐不再代表工人。在1969年的“火热之秋”，工厂的工人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形式有自发（野猫）罢工、占领工厂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涨潮和落潮。

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诞生了，例如**为人民服务**（Servire il Popolo，**SP**）。而无治主义运动试图通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合会**（Italian Anarchist Federation，**FAI**）重新组织起来。

1968年，在法国五月斗争之后，政治组织全面重新启动。在意大利，无治主义者表现出了最大的发展，但是这个运动充满了矛盾和幻灭——大多数接触他们组织的人都有如此感受。

1969年，**继续战斗**（Lotta Continua，**LC**）诞生了，紧接着**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PO**）也诞生了。同年，丰塔纳广场上发生了屠杀。运动在为被陷害和逮捕的无治主义同志的辩护中获得了团结。

1970年，雷焦卡拉布里亚发生了人民起义，但由于同志们政治组织的效率低下，法西斯分子成功接管了斗争。

1969年，监狱里的造反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72年。他们在1973年重新出现，给被监禁的激进分子的运动带来了活力。

第一批成为秘密斗争参照点的组织诞生了。1970年左右，在热那亚成立了**无产阶级行动团体**（Gruppi di Azione Proletaria，**GAP**）。**工人力量**支持他们，但**继续战斗**则谴责他们。正是在这里，后者的堕落开始了，最后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左派（gauchisme）并作为一种运动很快彻底消失，只留下一小群人在他们的日报周围。

在同一时期，**大都会集体**（Collettivo Metropolitano）与最初的**红色旅**（Brigate Rosse，**BR**，斯大林式的，带有不同色调的列宁主义）一起发展：**NAP**或**武装无产阶级小组**（Nuclei Armati Proletari）；Prima Linea或**前线**；Azione Rivoluzionaria或**革命行动**；Nuclei Combattenti Comunisti或**共产主义战斗核心**，等等。这些小组反过来又影响了BR的内部结构，就人们从他们最新的战略文件中可以了解到，现在似乎是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结构，即各小组分别工作，但在战略意义上有联系。每个小组制定自己的分析和行动计划，然后提交给战略指挥部，由战略指挥部进行研究，并将相关意见反馈给他们。个别小组可以偏离战略指挥部，制定可能得不到他们认可的分析和行动。可以想象，镇压的加剧将迫使BR重新考虑这种结构，并决定是支持斯大林式的封闭模式（得到守旧派的支持），或还是基于地区评估（territorial evaluations）的更开放模式。

现在其他团体采用的正是后一种模式，其信念和成功程度各不相同。从**武装无产阶级小组**（NAP）的行动（以及他们关于理论和组织的文件），以及战斗组织**前线**最近所做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对BR的僵化模式的突破。在这里，列宁主义更加淡化，各个团体的自主权（因此在军事层面上的安全）似乎更大。

战斗组织**革命行动**试图向自由的（libertarian）方向发展理论和组织，并经常明确提到无治主义。

除了这个在意大利境内以或多或少的效率和协调方式开展工作的组织之外，还存在着无数的小团体和个人激进分子，他们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往往使用编造的名字，形成了一种不断进行游击活动的现象，构成了意大利武装对抗发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参考点。

下面的年表是从Anarchismo双月刊翻译过来的，涵盖了从1976年3月到1978年11月这段时间。

**我们在当前冲突中的作用**

我们认为，目前的历史状况是以社会各阶层所处的非法性越来越强的状态为特征的。数以百万计的失业青年和社会边缘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任何可用的手段：成千上万的妇女不得不在街头堕胎；工人们正在进行个别形式的破坏、旷工和抵制生产；在制度的集中营（特别监狱、精神病院等）中，有一些人正在反抗；无产阶级的占屋者多年来一直没有支付租金；少数民族社区正在重申他们的身份；“流氓”挤满了大城市的贫民区；以及其他许多人。

所有这些被剥削者作为活生生的矛盾强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转化过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国家不允许的非法形式。国家的反应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消除这一点，在此过程中使用整个残酷的镇压工具。

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试图将这种大规模的非法主义转变为一种普遍的造反情况，国家将不再能够将其吸收进对更好的条件/改革/控制进行索求的辩证法。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用行动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敌人，它可以在精确的结构和人物中得到识别，而且这个敌人并非刀枪不入。我们必须通过行动证明，个人的反抗能够而且必须转变为集体的造反，这是唯一能够真正把我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反抗。我们现在似乎清楚地看到，这意味着要超越防御来自国家的暴力的有限逻辑。对于任何一个受制于试图使他屈服于其意志的剥削制度的人来说，保护自己是本能的，事实上每个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尝试这样做。有些人让自己成为权力的知情合作者，或者把这种保护委托给“更有能耐”的其他人。

我们这些认为自己是有意识的革命者的人，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此。我们必须并将要攻击国家。此外，我们攻击它不是为了反过来占有它，而是为了摧毁它的所有形式和具象（realizations）。

无治主义的创造性本质存在于这项破坏工作中：在打击并立即消除其等级机制的同时，我们也在为社会的自由管理创造前提。我们不是提出一个先入为主的社会模式，从而想说服别人相信它的公正性，而是想让每个人处于直接管理自己行动的状态，摆脱权力及其仆人的强加。

我们坚持认为，一些斗争工具不仅（甚至也不完全）是由革命运动的某些部门获得的，而且是由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取得的，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结为一个或多个组织或一组首单词首字母缩写。我们认为，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应该用于针对这一斗争的形势。

......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不要把工具与要达到的目的相交换。我们不能让斗争中的武装和非法做法本身成为目的，并因此而正当合理，因此是不可改变的、无懈可击的、自足的和无所不能的……我们有意发展的对国家进行暴力攻击的做法，不能仅仅被识别为，对臭名昭著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腿部进行射击，而必须渗透到我们斗争的各个方面，干预的每一个领域。为了使我们的攻击有效，我们必须能够识别每个城市、工厂、学校、街区、兵营、机构中的权力结构和代表，直到在我们之中正存在着的关系，并以我们能想象到的所有工具和武器打击它们。

这应该防止我们陷入列宁主义式的神秘化，即把攻击指向一个神话般的“国家的心脏”，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征服这个心脏做准备，以便接管它，让所有旧的毛细血管保持完整并遍布整个国家。我们的任务也是否认（对国家来说如此方便的）“武装斗争=秘密性”的荒谬等式，这将导致我们接受武装斗争的“专业人士”的角色，并将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生命缩减到斗争的纯粹军事方面。

相反，作为无治主义者，我们的努力应该是证明存在超越这些角色划分的可能性，反对专家精英的形成，以及在创造力的人和玩铳的人（pistoleros，西部牛仔形象的枪手——译注）之间的错误替代选项（这不是个偶然，而是国家所希望和鼓励的）。

**扩散的城市游击队**

**1976**

**二月**

23日 米兰。在Duomo大教堂举行了一场“捍卫生命的弥撒”，反对堕胎和传播共产主义的各阶层代表，从纳粹法西斯分子到沉默的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活动。警察袭击了一群试图前往大教堂的同志。在冲突中，八辆豪车和一家伊朗航空公司的办公室被放火烧毁。

12日 那不勒斯。对3日在监狱中暴动的**武装无产阶级小组**（NAP）成员的审判即将进行。数百名无产者前往声援反叛者。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有三人被捕。

13日 罗马。当**继续战斗**（LC）和**工人先锋**（AO，Avanguardia Operaia）的同志在一所学校外散发传单，内容是关于LC的一名同志被**意大利社会运动**（**MSI**，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一个1946年成立的新法西斯政党，1995年改组为全国联盟，Alleanza Nazionale，AZ在2009年与其他一些意大利右翼政党合并为自由人民党，Il Popolo della Libertà, PdL——译注）的成员打伤，他们遭到便衣警察的枪击。一名同志受伤，九人被捕。

13日 罗扎诺：在以反工人报复和执行每周60/70小时工作制而闻名的Knipping工程公司的工厂，大约60名工人从大门闯入，破坏了加法计算机、打字机、窗玻璃和机器。警察赶到，13名工人被拘留。

14日 罗马。大约20名同志出来抗议西班牙的政权，该政权最近在街上射杀了7名无产者。他们向西班牙大使馆投掷莫洛托夫。三名警察向逃跑的年轻人群胡乱开枪，杀死了其中一个人，Luigi De Angelis。

17日 都灵。在都灵的菲亚特工厂发生破坏事件后，整个意大利的生产都被封锁了。在波米利亚诺，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公司（Alfa Romeo）和意大利航空（Aeritalia）的工人封锁了高速公路。在Pozzuoli，Sofer、Olivetti和Icon公司的工人使当地瘫痪。在米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工厂被遗弃，道路被封锁，市府被围攻。波代诺内、热那亚、博洛尼亚、马切拉塔、贝加莫和伊夫雷亚也有行动。工会宣布准备进行一次有控制的罢工，试图抑制自发的造反。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工人们的批判能力（critical capacity）。那些侮辱工会领导人，嘲笑他们与企业家的协议，并拒绝“为民族利益（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而牺牲自己的人，必须要发现，虽然他们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无法获得很多东西，但他们可以夺取所有东西，自己改造基础。老板们虽不能支付更多，但他们可以滚。

18日 帕多瓦。警察在大学食堂粗暴地攻击静坐示威的学生。他们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闯入，发射催泪瓦斯。当天晚些时候，警察向大学大楼外的人群开枪，造成5人受伤。

25日 大罢工。都灵、帕维亚、瓦雷泽、诺瓦拉、热那亚、帕多瓦、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波坦察——在市政厅前发生冲突。特伦托、马萨、巴里和特雷维索的公路和铁路被封锁。

26日 米兰。激进的批评变成了实践。社会主义者在帕拉迪诺举办的流行音乐会发现，[当局]关于这种活动不会被容忍的警告是严肃的。数百名同志意识到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工厂、政府和警察局，而且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场合，存在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存在，他们（指当局）破坏了礼堂，破坏了音乐会。

30日 那不勒斯。失业工人厌倦了进行示威和无法兑现的承诺，决定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袭击了人力资源市场和中央火车站，破坏了头等舱的车厢。他们在市中心筑起路障，占领了公共汽车和私家车，并抵抗警察的攻打达四个多小时。办公室和商店被毁坏，29人被捕。

**五月**

1日 罗马。**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组织的游行遭到警察的袭击。同志们用石头和燃烧瓶自卫。许多人被打伤。24人被捕。

27日 特雷维索。反MSI示威者和警察在MSI的会议上发生暴力冲突。六名同志被逮捕。

31日 佛罗伦萨。11名同志在MSI领导人Almirante举行的会议上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捕。

**六月**

28日 罗马。大批群众在Parco Lambro从无产阶级青年（Proletariato Giovanile）节中脱离出来，发生了暴力冲突。数以千计的“自治者”拒绝被那些想把他们的优势强加给节日参与者的政治家团体所控制，并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那些习惯于把革命作为一般讨论话题的人，习惯于乖巧革命的人，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是无序的、狂野的、亵渎的**（黑体是我加的——译者）。

**七月**

15日 米兰。法官在上诉审判中宽恕了四名工人因其政治思想而被解雇的行为。国家宪兵队对公众的愤怒表现做出回应，攻击他们，打伤了许多人。

29日 拉文纳。**意大利青年共产党人联合会**（FGCI）组织的一个节日被破坏了。许多同志被高昂的价格、肮脏的场面、铁丝网和意共活动家的搜查所激怒，开始在附近抗议。警察向他们开枪，射杀了一名同志。

**九月**

13日 那不勒斯。一群失业工人遭到警察的袭击，他们打伤了30人，并逮捕了许多人。

**十月**

8日 阿雷塞。阿尔法·罗密欧工厂举行野猫罢工，反对政府提议的增税和汽油成本的上涨。FIAT-OM的工人封锁了主要街道的交通。其他自发行动在所有主要城镇发生。工会的官僚们不得不让大罢工举行。

**十一月**

30日 都灵。23名同志在右翼天主教组织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场所遭到袭击后被捕。

**十二月**

7日 米兰。从凌晨开始，这座城市就被数千名警察和宪兵包围了，因为同志们计划破坏斯卡拉歌剧院的第一夜（the first night of the Scala）。在整个市中心地区，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商店被毁，公共汽车和汽车被点燃，路障被竖起。33人被捕。两个同志受了重伤。

20日 卡利亚里。一千多人示威，抗议17岁的Wilson Spiga被杀。这名男孩因为闯了红灯，就被一名便衣警察开枪杀了。

1977

**一月**

14日 罗马。Maraldi书店在抗议该市法西斯集会的示威中被放火烧毁。还向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个场所投掷了自制燃烧弹。

30日 那不勒斯。警察挑衅从音乐会离场的同志们。37人被攻击、殴打和逮捕，原因不外乎他们是左翼激进分子。

**二月**

2日 罗马。反对法西斯分子杀害Bellachioma同志的抗议游行，遭到SMG的袭击。最先开枪的是两名便衣警察；其他人效仿他们，打伤两人。

2日 都灵。法西斯书店Fogola和一家咖啡馆被焚烧，这是法西斯分子和海洛因毒贩的聚会场所。

3日 比萨。属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的商店被毁坏。警方进行干预，逮捕了一人。

16日 意大利各地。大学被占领。这些与Malfatti改革有关的占领行动，演变成对所有形式的异化的普遍批判。它们成为对当局、官僚、政党和工会的拒绝。

18日 罗马。工会（CGIL）的领袖Lama试图在被占领的大学里举行会议。他和他的猴子们被数以千计的学生赶走，他们破坏了他所站的平台。CP要求警察干预破坏大学的学生，然后再把它交给统治者秩序的势力。

**三月**

4日 罗马。在Fabrizio Panzieri因致使法西斯分子Mantakas死亡被判处九年监禁后，公众袭击了高等法院走廊里的宪兵。许多同志因警棍和催泪瓦斯受伤。

5日 罗马。两万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对Panzieri的判决。在一阵混乱之后，他们自卫还击，在警察面前坚持了几个小时。汽车和公交被用作路障。七名同志被逮捕。

8日 巴勒莫。警察袭击了一群决定降低音乐会票价的同志。随后发生激烈冲突，期间警察向人群开枪。

11日 博洛尼亚。在LC的同志Franco Lo Russo在大学被杀后，数千名同志走上街头。一家基督教民主党的书店被放火烧毁，商店被洗劫一空，市政厅被袭击，火车站被占领。意大利共产党市长召来军队。

12日 罗马、博洛尼亚、都灵、帕多瓦、莱切、墨西拿等地：武装的同志与警察发生冲突，攻击党派的建筑物和商店。数以千计的愤怒在街道上蔓延，被暗杀Franco Lo Russo和监禁Panzieri的判决、人们日益变得卑微和肮脏的权力游戏所点燃。罗马和博洛尼亚的军械库被洗劫一空，手枪和枪支在示威者中分发。法西斯的巢穴、汽车、公共汽车、商店、餐馆和办公室被烧毁。

18日 米兰。武装同志从游行队伍中突围，进入Marelli公司的总部。他们从在场的人手中抢走装有身份证等的钱包，并放火烧了大楼。10分钟后，更多的办公室遭到袭击。中午，一支突击队从一个军械库中抢走了手枪和弹药。下午1点，一家因剥削年轻人而闻名的公司的办公室遭到了燃烧瓶的袭击。

**四月**

1日 威尼斯。警察与试图用自费票进入Melibran剧院的示威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21日 罗马。数以百计的同志与警察部队在大学发生战斗。自治主义者“用武器回应”。一名警察被杀，另一人受伤。

**五月**

14日 米兰。在一次示威活动中，“自治派”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名宪兵额头中弹，数日后死亡。

19日 梅斯特雷。一群同志释放了两名被警察逮捕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打碎了一家电影院的窗户，撕下了一张宣传脱衣舞表演的海报。

尽管政府不仅动员了数以千计的警察、特别中队和宪兵，而且还武装了公园管理员和森林警卫，但许多城市的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发生。在罗马，数以千计的学生参加了在大学举行的集会，该集会被军队包围。在米兰，两枚炸弹在一个地下总站爆炸，导致火车无法运行。**前线**宣称制造了这一行动，并写道：“在这个工作日，也就是老板们的获利日，地下的破坏活动与其他形式的大规模非法行为有关。在帕多瓦，大学里挤满了与秩序势力作斗争的同志们。15辆汽车被烧毁，另外十几辆汽车被推倒并被用作路障，坦克被用莫洛托夫攻击。在热那亚，数以百计的年轻人占据了市中心的街道和小路，与警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然后退回到他们的‘根据地’。”

**六月**

10日 都灵。当与工会的讨论继续进行时，FIAT属Mirafiori工厂的工人厌倦了等待，破坏了一栋办公楼，举行了示威，并进行了短暂的无序罢工。

30日 锡拉丘兹。25名工人被指控在ISAB工厂门前的18名男女中毒事件发生后于二月封锁了道路和火车站。

**七月**

5日 罗马。大约100名占屋居民出来示威，抗议他们在市政大楼前的生活条件，那里正在举行一次议员会议。他们遭到警察的袭击，两名示威者被逮捕。

10日 梅利利。十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占据了市政厅。他们希望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区域，远离锡拉丘兹周围工业设施的有毒排放物。

15日 罗马。在共产党和Comunione e Liberazione（直译：共融与解放）成员的告发下，400名警察突袭了一个学生的住所。整个地方以真正的盖世太保方式被翻了出来。七名学生最终被关进监狱。

15日 罗马。无产者封锁了进入他们区域的通道，以抗议警察的突袭，警察借口寻找SMG，对妇女和儿童施以暴力。这种经历对该地区来说并不新鲜。毋庸置疑，没有找到SMG。

21日 米兰。两千名受到裁员威胁的造纸厂工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设置了路障。他们还试图入侵跑道，但被警察阻止。

23日 卡利亚里。共产党市长和两名社会党官员被150名矿工和同情者锁在市政厅内，他们在过去50个月中没有收到社会保险金，因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为他们工作的矿井进行重要的维修而一无所得。

24日 拉文纳。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Maraldi集团的工人用钢制船体封锁港口。在Varese，Siai Marchetti集团的300多名工人封锁了火车站。同时，另有400名工人在两个地方封锁了Sempione公路。

29日 那不勒斯。140名在过去两个月中被解雇的码头工人将卡车放在门前，从而阻碍了港口活动。

在雷焦卡拉布里亚，Andreae针织品公司的450名工人被解雇了几个月，他们占据了火车站数小时。

**九月**

7日 那不勒斯。ESSO公司工人示威，爬上一个仓库的屋顶，威胁要放火烧掉油箱。在米兰，约有一百个家庭组织了一个占屋区委员会，在过去五天中一直占领着住房办公室的前九层。

23日 那不勒斯。OMSA丝袜厂的大约80名工人在特快列车必须经过的地方占据了铁路交通线数小时。抗议活动是关于正处于议定中的关闭工厂。

29 博尔扎诺。S. Giacomo地区的居民占领了该市的一条主要街道，并占领了4个小时。原因是这条街道对儿童来说很危险，最近已有4个孩子受伤。在佛罗伦萨，学生、雇员和失业工人占据了三个废弃的酒店。该行动针对的是高额房租，并促进“拥有一个可以有尊严地居住的房子”。

30日 米兰。夜里，Walter Rossi被暗杀的消息传到米兰。整个晚上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市内的一些汽车被损坏。

**十月**

1日 罗马。抗议Rossi被暗杀的事件。大批自发的示威者聚集在一起。三个法西斯窝点被烧毁。汽车和公共汽车被用来封锁道路。警察多次用催泪瓦斯袭击示威者。在博洛尼亚，游行期间爆发了一些事件。一家酒吧被烧毁，许多汽车被毁。一个汽车展示厅在夜间被放火烧毁。在佛罗伦萨，酒店被占领的情况与抗议Rossi被暗杀的情况一起扩大了范围。一些商店被破坏。在卡坦扎罗，同志们与法西斯分子之间发生冲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布雷西亚，有示威活动，对各种权力的象征物进行攻击。一家Luisa Spagnola商店被烧毁。在帕多瓦，两家酒吧被烧毁，一家银行被袭击。在瓦雷泽，示威者用燃烧弹攻击选定的目标。在维罗纳，与警察发生冲突，用燃烧弹袭击商店。在米兰，有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对法西斯分子经常光顾的一座教堂和一家咖啡馆投掷了燃烧弹。

3日 罗马。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等。在Walter Rossi的葬礼上，同志们在市政当局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反抗官方的哀悼气氛，在法西斯分子的一个窝点所在地，葬礼变成了一场示威。立即与宪兵发生了冲突。一个法西斯聚会场所被烧毁，一个MSI党的场所、一辆警车和一辆卡车也被烧毁。

米兰。抗议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一辆公共汽车被同志们占领，并贴上了标语。然后用它来领导反对票价的示威。

9日 米兰。无治主义者的同志们占领了一个地铁站，锁住大门，让乘客自由进入。他们在墙上写下标语，并分发反对涨价和要求免费服务的传单。

14日 罗马。在一次反法西斯示威中，一大部分游行队伍脱离队伍，用燃烧弹袭击一些镇压的关键点。商店被洗劫一空，基督教民主党的驻地被袭击。一些被警察抓走的同志被其他人释放了。警方发现187枚被遗弃的莫洛托夫瓶。

17日 米兰。警察袭击了一场反对涨价的示威。结果是：一些人受伤，ATM（运输公司）的财产汽车、售票机、控制线、信号灯受到数亿里拉的损失。

18日 罗马。在Stammheim和Mogadishu屠杀事件（前一件是西德政府针对红军派的酷刑，后一件是兰茨胡特劫机事件GSG9击毙巴解组织劫机者——译注）发生后，一场示威游行向波恩大使馆进发。警察封锁了道路，因此示威者转而前往美国大使馆。警察冲进游行队伍，两名同志被打伤。

20日 罗马。反对施塔姆海姆杀戮和摩加迪沙事件的抗议活动继续进行。拟议中的向德国领事馆的示威被该市所有有权势的力量所阻止。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20名同志被捕，4名警察受伤。

21日 米兰。在市内设置路障反对警察。

27日 巴勒莫。同志们封锁市中心的道路。在Oristano，整个Samugneo村被4,000名居民封锁，因为它缺乏排水系统、供水系统和道路等。

29日 米兰。在反对涨价的持续斗争中，各地铁站的ATM电车和售货亭遭到攻击。

**十一月**

7日 维尔切利。Montefibre地区的工人占领并守住火车站三小时，抗议裁员和关闭该地区的许多公司。

11日 博洛尼亚。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人Gunter Muller和英国劳工部长Thomas Urwin前来向Andreotti赠送欧共体的荣誉旗，以表彰欧洲关系的发展。同志们占领了建筑学院——他们想向穆勒了解斯塔姆海姆的杀戮事件；他们想让三月在博洛尼亚被捕的两名同志获得释放。同志们的巡逻队覆盖了整个城市。

11日 米兰。同志们与警察在Sempione地区发生冲突，当时他们正在抗议前一天晚上一名同志的房子被炸毁的游行。警察用手枪射击和催泪瓦斯。同志们用莫洛托夫、扳手、石头、弹弓和其他他们能找到的东西进行报复。

12日 罗马。尽管示威被禁止，但同志们开始聚集游行，抗议关闭自治团体的场所。随后与警察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战斗。逮捕了20人。在米兰，由于同样的原因爆发了冲突，一大群人闯入一个火车站的警察办公室。

12日 莱切。同志和警察之间发生冲突。一名同志腿部受重伤。

15日 全国罢工。在帕多瓦、都灵、特伦托、博洛尼亚、巴里，在CGIL猴子们的帮助下，警察与批评工会持保守和压制作用的同志发生冲突。新老警察袭击了这些同志，同志们用石头和莫洛托夫来回击。

16日 热那亚。前年遭受洪水袭击的内陆地区的居民因政府未能提供援助而感到愤怒。他们占领并封锁了热那亚/阿莱桑德里亚的高速公路。

**监狱暴动**

**1976**

**三月**

5日 那不勒斯。Poggioreale监狱：9名全部属于NAP的囚犯试图逃跑。在劫持一名看守人员后被发现，他们把自己关在“过境（transit）”亭里。

只有在广播和电视上宣读公报后，他们才出来，并被政府承诺转移到其他监狱。

**五月**

6日 都灵：新监狱的栏杆被锯断，三名红色旅成员和另外两名囚犯的越狱行动被挫败。

**八月**

12日 卡塔尼亚：少年犯监狱发生事件。政府用SMG向抗议条件和食物的年轻囚犯疯狂扫射，在外面的街道上打伤了一名抱着孩子的妇女。

14日 都灵：在新监狱，囚犯们拒绝在锻炼期结束后返回牢房。狱警开枪恐吓他们。Poggioreale的囚犯也进行声援抗议，要求立即实施监狱改革。

16日 努奥罗。监狱内发生暴动，囚犯们要求暂停对他们中的一位同志的惩罚。家具和设备被放火烧毁。监狱遭到破坏。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叛乱被平息，20名囚犯受伤。

18日 米兰、里米尼、奥古斯塔、萨勒诺、罗马。囚犯们示威抗议监狱制度。在佩鲁贾，囚犯强行拒绝被转移到其他监狱。

20日 莱切。大批囚犯越狱，11名囚犯使看守无法动弹，迫使他们打开监狱大门。几小时后，四人被抓获。尽管警方在整个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但其他人仍然逍遥法外。

26日 博洛尼亚：三名同志的逃跑企图被挫败——三把钢锯被没收。

30日 S. Vittore。一位同志被单独监禁，他所在的监禁区域的其他囚犯要求释放他。这被拒绝了，随后发生了屋顶抗议，直到他被送回牢房时才结束。

31日 都灵：所有囚犯都上了屋顶，要求实施新的监狱改革。50小时后，警察进行了武力干预。囚犯们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自己，在监狱外，同情者团体与警察发生冲突。

**九月**

15日 雷焦卡拉布里亚。警方出动警犬，平息了监狱中的叛乱。一名囚犯，NAP的同志，被其中一条狗咬伤。

30日 坎波巴索（Campobasso）：在越狱企图被发现后，四名囚犯将自己和两名狱警堵在一间牢房里。24小时后，他们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揭露了监狱的不人道状况，才得以出来。

**十月**

6日 卡塔尼亚。监狱内发生叛乱，导致三分之一的监狱被毁。警方重新控制后，发现两名囚犯死于刀伤，另有两名囚犯受伤。

8日 法维尼亚纳。一名法官被一名囚犯扣为人质，该囚犯解释说他的行动是反对“国家的残酷镇压，它旨在从肉体上消灭关在监狱里的战斗人员”。

**十一月**

25日 米兰，S.Vittore：250名囚犯的屋顶示威在黎明时分遭到警察的袭击。整个关押区域都陷入混乱。

**十二月**

10日 巴勒莫。Ucciardone监狱：爆发了一场叛乱，持续了22小时。囚犯们要求罢免监狱长。警察使用氧乙炔切割工具来冲破障碍。随后发生了近距离的暴力冲突，导致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

佛罗伦萨13日。Murate监狱的15名囚犯将一名官员和六名看守作为人质。他们在获准转移到自己选择的监狱后才屈服。

**1977**

**一月**

1日 皮亚琴察。监狱内发生暴动。警察立即用SMG进行干预。在起义被镇压之前，一名囚犯被杀。

2日 特雷维索。13名囚犯从看守那里抢走了SMG和披风。

3日 威尼斯。圣马焦雷监狱的一个侧翼中的囚犯与看守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整个关押分区陷入混乱。

5日 福斯布罗内。六名囚犯试图逃跑，四人成功，但另外两人在门口被抓住。两人都被看守残忍地殴打。其中一人因脑出血而死亡。

22日 波索里。被指控为NAP成员的Maria Pia Vianali和Franca Salerno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那不勒斯受审的NAP成员在法庭上声称该组织负有责任。

**二月**

21日 萨鲁佐。三名同志试图越狱，被看守发现，并开枪打伤了他们。两人立即被抓获，另一人在一所房子里避难，然后被警察包围。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监狱里的其他人将一名看守和三名法西斯囚犯作为人质。只有当所有参与的人都被批准转移时，人质才被释放。

23日 库内奥。6名囚犯从屋顶逃跑。

**四月**

11日 佩鲁贾。在一次失败的越狱尝试后，14名囚犯把4名狱警和自己一起关在牢房里。他们在获准转移到其他监狱后出来了。

17日 卡塔尼亚。15名囚犯在屋顶上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抗议活动。在布雷西亚，200名囚犯举行了持续16小时的示威。

18日 维泰博。4小时的反抗。囚犯们在监狱办公室里筑起障碍物，砸碎窗户、门和桌子。一些同志设法推倒了一堵墙，并从另一翼获得增援。

**五月**

7日 米兰。S.Vittore监狱的160名囚犯拒绝在锻炼期结束后返回牢房。他们走到屋顶上，四个连的防暴警察被带进来。在两个小时内，他们向空中开枪并投掷催泪弹。

8日 拉文纳。5名囚犯逃跑。皮亚诺萨（岛屿监狱）3名囚犯逃跑。两人被海岸警卫队抓住，另一人乘坐充气独木舟逃跑。

**六月**

2日 福尔利。9名囚犯用越狱来庆祝共和国日。

4日 皮亚诺萨岛。5名囚犯乘坐橡胶小艇从岛上的监狱逃出。

9日 斯波莱托。监狱里爆发了一场叛乱：一些红色旅和NAP的同志与其他一些囚犯一起，在放风锻炼期间劫持了12名狱警作为人质。

**七月**

5日。五名在军事监狱中从事“国民服务”的良心反对者开始绝食，以谴责过去几个月来军队高层实施的镇压气氛。

27日 都灵。Ferranti Aporti少年监狱的反抗坚持了三个小时。

**九月**

13日 罗马。Favignana、Cuneo、Trani、Asinara和Fossombrone等超级监狱的囚犯的家属和朋友向司法部长和监狱长及看守人员提出正式申诉，指控这些集中营的非人待遇。

**十一月**

15日 都灵。Le Nuove监狱的一群囚犯拒绝在放风锻炼期结束后返回牢房。抗议的原因是隔离牢房的排污系统不能正常使用，约120名囚犯生活在粪便中。

**十二月**

12日 都灵。过去三天，Le Nuove监狱的300名囚犯绝食抗议超级监狱（superprison），要求狱警非军事化，以及“更人道的判决”。

16日 努奥罗。两名囚犯从Mamone监狱的囚犯隔离地逃跑。

**1978**

**一月**

20日 佛罗伦萨。一组五人设法进入穆拉特监狱，打算释放被指控属于**共产主义战斗部队**（Unita Combattente Comuniste，UCC）的同志。这次行动失败了，因为一个路人认出了停在监狱外的面包车是前一天被偷的那辆。一支警察快速行动队到达后发生交火，杀掉一个警察，另一个受伤。

**二月**

5日 帕尔马。三名囚犯试图逃跑。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挟持了监狱长和一些螺丝钉，并在获准转移到其他监狱后才释放他们。

27日 阿雷佐。当地监狱的囚犯开始绝食，与帕多瓦的囚犯一样。

**三月**

26日 米兰。五名囚犯在劫持两名看守后从少年监狱Beccaria越狱。

**七月**

萨勒诺。四名囚犯劫持了八名看守作为人质，试图重新获得自由。最后，他们不得不满足于被转移到其他监狱。

**八月**

19日 阿西纳拉。超级监狱中的叛乱。五名囚犯破坏了探视室并向囚犯散发传单。正在做操的囚犯受到看守的攻击，随后发生激烈冲突。许多囚犯被严重殴打，一位无治主义者同志Horst Fantazzini（以前曾在警察的子弹下奇迹般康复），在半昏迷状态下被送到医院。

23日 帕维亚。三名囚犯割腕并让身体各处受伤，以抗议法官拒绝让他们的家人探监。

29日 米兰。三名18岁的囚犯从少年监狱逃出，带着一名看守员一直逃到外面的大门口。两人在第二天被捕。

**九月**

9日 库内奥。Giuliano Isa同志毁坏了当地超级监狱探视大厅里的5部对讲机。法维尼亚纳集中营的5名同志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12日 诺瓦拉。超级监狱的探视室在夜间被破坏。

15日 墨西拿。监狱中女子最高警戒区的囚犯破坏了探访室的对讲机，并在一份公报中宣称这一行动，他们提出了关于内部和外部隔离的要求。

20日 拉蒂纳。被认为是NAP激进分子Silvano Innocenti乘坐汽艇从他被强迫居住的Ponza岛逃出。

23日 阿西纳拉。在为要求废除超级监狱而组织的起义中，Fornelli区的囚犯打破了分隔牢房的墙壁。该区被疏散，囚犯们被转移到岛上的其他地方。

24日 热那亚。在马拉西监狱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囚犯们拒绝在锻炼期结束后回到牢房。国家宪兵（卡宾枪骑兵队，Carabinieri）和公安部门（PS）被召来进行干预。

25日 努奥罗。一名囚犯从Mamone监狱逃出。

**十月**

10日 卡利亚里。一名因抢劫而服刑4年的囚犯从监狱营地越狱。

13日。六名本应在1981年才被释放的年轻囚犯，从博尔斯特尔监狱越狱。

**十一月**

17日 法维尼亚纳。超级监狱内发生事件，六名囚犯反抗试图强迫他们重新进入牢房的看守。

**监狱、法院和法律等级制度**

**1976**

**一月**

28日 罗马。有人向上诉法院参事Pietro Margariti（appeal Court Counsellor）开了六枪。这次行动由NAP的Sergio Romeo宣布负责。NAP发布了一份公告：“上诉法院参事Pietro Margariti要对成为囚犯的同志们所遭受的虐待、迫害和转移负责。1975年8月起义时，他在雷比比亚监狱屠杀了无产阶级囚犯，把他们押送到意大利最恶心的监狱，对他们进行殴打、挑衅等等。”

**四月**

22日 米兰。一个红色旅/NAP小组进入地区监狱监察局的办公室，拿走了各种文件。留下一张传单：“监狱是反无产阶级镇压链条的最后一环......”

**五月**

5日。共和国副检察长保利诺·戴兰诺（Paolino Dell'anno）被打了四枪。NAP宣称负责这一行动。

**六月**

8日 热那亚。总检察长弗朗西斯科·科科和他的两名宪兵护卫被杀。红色旅在一份传单中、他们的一些成员在都灵法院的声明中宣称这一行动。

**十一月**

1日 佛罗伦萨。属于共和国副检察长和检察官的汽车在对NAP的审判中被烧毁。

**1977**

**一月**

28日 罗马。一位高级法院法官的汽车被烧毁。该行动由NAP声称负责。

**二月**

13日 贝加莫。五枚炸弹爆炸，摧毁了两座在建的监狱大楼。

**三月**

14日 阿韦利诺。燃烧装置摧毁了用于转运囚犯的汽车和货车。

20日 奥古斯塔。监狱仓库的纵火案造成数百万里拉的损失。

30日 比萨。阿尔贝托·马莫利（Alberto Mammoli），在无政府主义同志佛朗哥·塞兰蒂尼（Franco Serantini）死亡时的狱医，与其他人一起要对其死亡负责，被三把手枪打成重伤。革命行动声称负责行动。

**四月**

28日 都灵。一个红色旅的小组杀害了都灵法律协会主席富尔维奥·克罗切律师。该行动发生在红色旅的审判前夕，目的是要推迟审判。

**五月**

4日 布雷西亚。监狱医生的房子被人用汽油弹烧毁。

16日 埃科拉诺。两个爆炸装置在一栋用作监狱人员培训学校的别墅中爆炸。

19日 博洛尼亚。共和国副检察长的汽车被烧毁。

**六月**

19日 都灵。一个建筑师的工作室被搜查，与建造新的Valette监狱有关的文件被拿走。文件的内容将由同志们披露。

30日 斯波莱托。红军旅对着监狱的墙壁引爆了一枚炸弹。

**七月**

17日 佛罗伦萨。一系列的爆炸对索利查诺正在建造的新监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行动由**革命行动**（Azione Riuoluzionaria）的一个武装小组声称。

17日 莱贡。在帕杜拉大街正在建设的监狱工地上，一台起重机的发动机和建筑工人的小屋被炸毁。革命行动对此声称负责。

**十月**

9日 科莫。燃烧瓶被扔向监狱大门，导致大门被烧毁。**行动共产主义战士**（Azione Combattenti Comuniste）称对此举负责。

15日 拉奎拉。法院大楼被烧毁。广泛的破坏。声称采取行动的是**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lotta armata per il comunismo）的一个单位。

**十一月**

19日 都灵。地区监狱刑罚监察局（Inspectorate of Prison Sentences）被炸毁。

**十二月**

都灵。**前线**声称负责用400根炸药对正在建造的新监狱进行的爆破。为了欺骗守卫，同志们装扮成警察来到这里，然后控制了守卫。

萨萨里。共和国副检察长的房子前被放置了五枚炸药，但由于技术故障，导火索熄灭。

**1978**

**一月**

2日 巴勒莫。当地高级法院法官的汽车被烧毁。

30日 斯波莱托。8次TNT爆炸对Maiano新监狱的地基造成了5亿里拉的破坏。

7日 维博瓦伦蒂亚。监狱长的住所被人用手枪射击。

14日 罗马。参与监狱建设并在其指导下建造特殊监狱的法官被红色旅绳之以法。

**三月**

5日 都灵。红色旅在电话中声称对法律协会主席曼尼律师的家进行炸弹袭击。袭击发生在对红色旅的“有历史意义的核心” 进行超级审判开始的前三天。

27日 努奥罗。用于运送囚犯的货车被Barbagia Rossa组织（红色旅在撒丁岛的分支）放火烧毁。

**四月**

卡塔尼亚。两名蒙面人打伤监狱长的腿。

11日 都灵。一个红色旅的小组在一名狱警家门口伏击他。这名狱警进行了报复，打伤了其中一名同志，然后被小组的其他成员杀死。

19日 米兰。圣维托雷监狱的助理监狱长被红色旅的Walter Alesia纵队杀死。

**五月**

6日 诺瓦拉。监狱医生被**武装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Proletari Armati per il Comunismo，PAC）组织用两把手枪打伤。

24日 罗马。司法部办公室遭炸弹袭击。

24日 卡利亚里。Buoncammino监狱的一名狱警的汽车被火烧毁。

**六月**

3日 努奥罗。炸弹袭击了两名监狱看守的汽车。

6日 乌迪内。PAC向当地监狱的看守长开枪并将其杀死。

**七月**

17日 蒂沃利。一枚炸弹在少年监狱Tommaseo的门口爆炸。

**八月**

14日 特罗佩亚。在当地监狱前放置了一个炸药，炸毁了一名狱警的汽车。

19日 贝加莫。一辆汽车上的手枪和SMG开火击中了一名监狱哨兵和一辆经过的警车。

24日 贝加莫。夜间有人对一名监狱哨兵开了枪。

24日 维罗纳。当地的监狱看守被PAC杀死。

**十月**

10日 罗马。Girolamo Tartaglione法官因其在司法部的职位而对许多同志的监禁负有责任，他本人被红色旅的一个小组正义执行。

11日 那不勒斯。Alfredo Paolella，大学讲师，监狱重建计划的合作者，同时也是波焦雷尔监狱犯罪学观察中心的主任，被**前线**正义执行。

**十一月**

3日 热那亚。红色旅烧毁了属于两名因殴打囚犯而闻名的狱警的汽车。

8日 帕特里卡。**共产主义战斗力量**（Formazione Comuniste Combattenti，FCC）的一支突击队伏击了弗罗西诺内市的首席检察官卡尔沃西和他的警察护卫。其中一名同志Roberto Capone在行动中被杀。

13日 米兰。圣维托雷监狱的卫生检查员被**共产主义进攻单位**（Reparti comunisti d'attacco）的袭击者射中腿部。

15日 佛罗伦萨。穆拉特监狱的狱医在汽车中转动钥匙点火时发生爆炸，他没有受伤。红色旅声称负责此行动。

17日 都灵。**无产阶级武装小队**（Squadre armate proletarie，SAP）闯入一个建筑师的办公室。他负责将La Marmora警察局改造成一个地堡，供红色旅成员等待审判。他们向他的胳膊和腿开了四枪。

28日 那不勒斯。S. Maria Caputa Vetere监狱的主任肩部中弹。

**征收行动**

**1976**

**三月**

15日 米兰。一辆运奶车被袭击，牛奶被免费分发。

28日 蒙特卡西诺。无产阶级在FIAT Cassino内部购物。食堂商店在“工人们，请自便” 的呼声中被洗劫一空，而计算器和打字机被毁。场景切换到办公楼，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工会官员和工厂老板赶来进行现场调查时，商店经历了最后的大清空，损失超过1500万里拉。

**五月**

27日 都灵。红色旅从理工学院征收了6000万里拉。

31日 诺阿勒（威尼斯）。红色旅在储蓄银行的一个分行进行了抢劫。

**六月**

14日 罗马。一名肉类批发商被UCC绑架，他们要求将大量的上等肉送到23个地区的71个肉贩手中，以每公斤1500里拉（约90便士）的政治价格出售。不幸的是，他在满足要求之前就被警察发现了。

15日 佩格利。NAP在电话中声称负责一起抢劫：今天早上，我们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从诺瓦拉人民银行征用了500万里拉。

37日 米兰。在无产阶级青年（Proletariato Giovanile）节期间，在Parco Lambra，同志们掠夺了一家酒吧。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两辆卡车的食物上。年轻的无产阶级不再愿意养肥投机者，无论那些家伙如何伪装自己。

**七月**

27日 拉文纳。把一家超市征用：水果、衣服和杂货。

**九月**

15日 布雷西亚。四个人抢劫了Credito Agrario银行的5000万里拉。在离开时，他们宣称自己属于红色旅。

26日 米兰。在优雅的糖果店Motta发生了征用事件。几乎所有用来展示的货物都被拿走了。

**十月**

21日 米兰。在该市最著名的书店之一进行征用。同志们清空了收银台，并带走了价值50万里拉的书籍。

**十一月**

7日 米兰。三千名同志闯入该市的五家豪华电影院，迫使经理将票价降至每张500里拉。

30日 威尼斯。红色旅抢劫了该市的一家银行，抢走了8000万里拉。

**十二月**

3日 米兰。大约一百人抢劫了一家超市，抢走了价值几百万里拉的货物。

**1977**

**二月**

22日 那不勒斯。在一次工会公开会议之后，许多奢侈品商店被洗劫一空。

**三月**

13日 卡坦扎罗。无产阶级征用了当地银行4000万里拉。

28日 罗马。一辆面包车被年轻的武装分子劫持，他们在路人中分发面包。

**四月**

3日 热那亚。80天前被红色旅绑架的军火商Piero Costa，在支付了15亿里拉后获释。

**六月**

8日 博洛尼亚。对22名学生和一名66岁的妇女的审判开始，他们被指控从当地资产阶级经常光顾的餐厅和共产党进行商务午餐常去的地方偷窃餐巾纸、桌布、餐具、食物等。

**九月**

25日 博洛尼亚。在为期三天的有关镇压事宜的会议期间，许多商店被征用。

**十一月**

15日 米兰。示威，随后无产阶级在Corso Italia的一家商店进行征用。

**1978**

**二月**

10日 普拉托。在一次征用行动中，**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三名同志最终不得不杀死一名公证员，显然他对金钱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的生命。

19日 米兰。一家私人俱乐部的衣帽间里有12件毛皮被盗。它们的总价值为6000万里拉。在它们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张写给“资产阶级的亲切关怀”的纸条，署名是NAP。

**四月**

17日 博洛尼亚。同志们闯入一家眼镜店和一家家用电器店，带走了许多货物。

**五月**

27日 博洛尼亚。无产阶级战斗巡逻队（Ronde Proletarie di Combattimento）清空了一家鞋店的收银台，然后放火，在墙上写下：“向资助MSI的人开火”。

**七月**

20日 Castiglione del Lago。一群为翁布里亚爵士音乐会聚集的年轻人，抢劫了一家Coop超市。

**十月**

19日 帕多瓦。在最近发生的食品价格自降事件后，大学食堂被放火焚烧。

注：1英镑约合1,800里拉。

因此，100万里拉约等于550英镑，10亿里拉约等于55万英镑。

**镇压的受害者**

**1976**

**三月**

14日 罗马。警察在对西班牙大使馆进行莫洛托夫袭击后，对大约20名同志进行追捕，他们抗议过弗朗哥政府在西班牙街头枪杀7人的行为。有一次，三名警察向一群在远离大使馆的城市地区奔跑的年轻人开枪。他们说，他们向空中开枪是为了恐吓他们，但Luigi De Angelis同志小腿中枪身亡的尸体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故事。

**四月**

7日 蒙蒂切利（Monticelli）。在确认对无政府主义同志Giovanni Marini判处九年徒刑后（因为他在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中自卫还击，杀死了其中一人），有人向司法部的入口处投掷了六枚燃烧弹。警卫开始疯狂追捕，在离司法部至少两百米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同志被射中了脖子。杀手发出了通常的合法自卫的呼声，但在Mario Salvi手中并没有发现枪，枪也没有出现在警方的照片中。

28日 米兰。Gaetano Amoroso、Luigi Spera和Carlo Palma，三位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被一群法西斯分子用刀砍伤。三人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Gaetano Amoroso三天后死亡。

**五月**

28日 Sezze Romano。在MSI会议后，一个由可敬的Saccucci和SID（意大利国防情报局）检查员Troccia领导的法西斯团伙，向全村反复开火。一名年轻的意共成员被杀，一名继续战斗的激进分子受伤。警方本可以在枪击事件发生时逮捕Saccuci，但他被允许离开意大利。

**1977**

**一月**

12日 卡利亚里。一个15岁的男孩被警察打死。他试图偷一辆车，被一排SMG扫射而死——在无产阶级成为受害者的案件中，这总是“意外”发生的。

**三月**

11日 博洛尼亚。在大学里的同志和天主教右翼组织Comunione e Liberazione成员发生冲突后，卡宾枪手开火，杀死了继续战斗的激进分子Francesco Lo Russo。数以千计的无产者立即作出回应。

17日 都灵。学生Bruno Cecchetti在步行回家时被一支国家宪兵中队用SMG打死。他们说这次射击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的第一个说法，即Cecchetti曾用手枪威胁他们，根本无法得到证实。

**四月**

28日 阿格里琴托。一名46岁的男子Vincenzio Ponzio，“因侮辱公职人员而被关押”，被发现在牢房中上吊。

**五月**

12日 罗马。政府禁止激进派在该市的示威，并召集警察。他们向人群开枪，杀死了一个19岁的女孩，Giorgiana Masi。

**六月**

8日 米兰。一名27岁的工人Orazio Gilardoni从火车站的一个楼顶坠落身亡。又一起工作中的“事故”。

16日 雷焦艾米利亚。剥削方面的另一起死亡事件。一名68岁的工人Aldo Tonelli与其他工友一起清理灌溉渠时，被埋在泥土下而死亡。

24日 米兰。一名来自卡拉布里亚的39岁妇女与一名失业的移民工人结婚，死于营养不良。

**七月**

11日 卡西诺。七名工人在工作中发生煤气爆炸后受伤。

15日 拉蒂纳。一名工人从Fulgor Cavi电缆公司不稳定的梯子上摔下死亡。在尸体被发现之前，他一直无人看管，长达数小时。公司的一位经理试图隐瞒梯子有问题的事实。

18日 亚历山德里亚。53岁的农民Giuseppe Squarise在一个15英尺深的洞里安装水泥管道时，被落下的泥土击倒并死亡。

22日 米兰。继续战斗散发传单，声称他们的三名成员在19日进行了一次武器征用，其中一名同志Romano Tognini，“Valerio”被杀害。

22日 米兰。在SECI工厂Quarto Oggiaro发生爆炸后，一位三个孩子的父亲，32岁的工人在9个小时的痛苦中死去。

26日 拉斯佩齐亚。一名44岁的工人Silvano Petacco因几天前在清理下水道时被老鼠咬伤而死亡。

30日 杰拉。ANIC工厂在夜间发生爆炸，一名28岁的工人死亡。另外两名分别为24岁和39岁的工人在几天后死亡。

**八月**

3日 乌迪内。Ennio Mian，17岁，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自杀。

7日 那不勒斯。Luigi Muioi，25岁，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一家橡胶厂的机器上工作时因电击而死亡。

8日 的里雅斯特。一名37岁的工人受雇于一个焚化炉的维护工作，他的头撞到了炉子燃烧室的地板上，当场死亡。

8日 Terlano。25岁的Sergio Petri从脚手架上摔下后死亡。

8日 斯皮内塔。一个15岁的男孩和他的父亲一起为米其林公司做油漆，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亡。

9日 Nocera Inferiore:。一名22岁的工人死亡，他的兄弟在他们工作的阳台倒塌时受重伤。

9日 Viccini。一名21岁的工人从他正在施工的大楼三楼的脚手架上掉下来，当场死亡。

12日 拉文纳。Edoardo Minguzzi，54岁，在粮仓工作时被埋在数吨的谷壳下死亡。

19日 都灵。59岁的工人Giuseppe Ferrari在一个电气接线盒旁边工作时被电击而死。

19日 莫吉奥乌迪内斯。另一名工人被电击致死，这次是在建筑工地上工作，时年23岁。

19日 阿姆佩佐。一名33岁的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后死亡。

28日 博尔扎诺。一名厨师在他受雇的厨房里被烧死。

31日 阿格里真托。三名工人死于脚手架的挤压。三名工人在建造高架桥时被吊车压死。

15日 恩佩多克雷港。一名工人在Montedison的一家工厂中被传送带压死。

**九月**

1日 都灵。一名工人在Alcan铝厂被机械锯碾压而死亡。

7日 布雷西亚。27岁的Luciano Pitossi被警察巡逻车的SMG扫射打死。过去他曾偷过一辆车，现在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

13日 那不勒斯。23岁的Gerardo Fioravanti，涉嫌武装抢劫，被两名警察射杀。一如既往，警察的名字没有被公开。

13日 米兰。一名46岁的工人将自己的手臂交给了SALCIM的老板们。他的手臂是在工作时被一台平版印刷机扯下来的。

14日 Nocera Inferiore。29岁的Anna Maria进入医院接受治疗，但却死了，没人知道原因。

14日 那不勒斯。海岸警卫队队长下令向一艘希腊船只开火，因为它没有在海关停靠。结果：一个25岁的水手死亡。开枪的原因？怀疑是走私。

14日 罗维加。一家烟花厂的仓库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工人死亡。

17日 佩斯卡拉。William Marinelli，16岁，被警察打死。他曾偷了一辆车。

19日 贝加莫。经过15年的折磨和收容所之间的辗转，29岁的Palmira Valle被发现死在精神病院的一张床上。死因是被捆绑的床单窒息而死。

21日 佛罗伦萨。另一起因电击而导致的工作场所死亡。这一次的受害者是32岁，在铁路上工作。

22日 那不勒斯。Montefibre工厂的七名主管在关于三名工人死亡的审讯中被指控。

22日 卡瓦尔泽雷。一名正在服兵役的年轻士兵在进入军营时被执勤的警卫射杀，因为他没有说出密码。

23日 卡利亚里。一名护士因害怕被裁员而上吊自杀。她已经病了几个月，并收到医院管理层的一封信，告诉她有可能被停职。

28日 卡尔塔尼塞塔。该村穷人因伤寒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43人。

28日 库内奥。两名工人在工作中的锅炉发生爆炸而死亡。

30日 罗马。继续战斗的激进分子Walter Rossi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当时他正在散发传单，谴责四名法西斯分子在上星期四枪杀Elena Paccinelli的事件。附近加油站的一名加油员也被打伤。

**十月**

4日 阿尔盖罗。一名88岁的老人从45英尺高的岩石上跳崖。他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没有女儿，他的儿子们要把他送进国家开办的老人院。

4日 拉奎拉。另一位受雇于ACE工厂的妇女死于癌症。她今年42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最近死亡的另外两人分别为34岁和42岁。这三名工人都曾接触过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已被证明是致癌物。

13日 那不勒斯。一名32岁的男子在Nocera Inferiore精神病院死于良性脑瘤。虽然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出现了脑瘤的症状，但他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医生一直在给他灌抗癫痫药物，并在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时才把他送到医院。

15日 基耶蒂。又一个工作的受害者。一名44岁的工人从他正在拆除的一栋大楼的第七层坠落。又有五个孩子发现自己没了父亲。

21日 特伦托。一名木匠被树干压死。另一名工人被巨大的电报钢缆击中后死亡。

**十一月**

4日。又有三名工人为老板而死。在Ascoli Piceno，Elettro-carbonium公司的一名27岁工人被一个巨大的碳电极压死。在特罗伊纳，两名工人，一名32岁，另一名14岁，在建筑工地工作时被电梯压伤。第一个死了，第二个受了重伤。

8日 罗马。一个年轻的偷车贼被追赶他的城市警察判处死刑，并开枪将其杀死。

15日 威尼斯，马盖拉港。Montedison工厂的三名工人成为一场工作事故的受害者。他们被一个煤气罐的火焰严重烧伤。

15日 米兰。一个装满汽油的油罐发生爆炸，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24日 都灵。22岁的Antonio Torchia被处以死刑。他有盗窃和抢劫的记录，最后被国家宪兵队的巡逻队从背后开枪击中。

28日 巴里。两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Benedetto Petrone与Francesco Intrano遭到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佩特罗内被杀，英特拉诺受重伤。

**十二月**

4日 奥尔盖特。国家宪兵又一次的处决。一名被指控犯有欺诈罪的年轻人没有在停车信号下停车，刽子手向他的背部和颈部开枪，将其打死。

8日 阿尔盖罗。一个16岁的男孩在一家时装店偷了一双鞋，被保安杀死。同志们立即组织了一次抗议示威，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商店的窗户被砸碎。

8日 布林迪西。3名工人在工作中死亡，52人受伤，发生在Montedison公司工厂。

11日 卡塔尼亚。一个橘子园的保安因一名30岁的男子偷窃一箱橘子而杀死了他。

11日 洛迪。另一条命给了老板：一个20岁的建筑工人从屋顶上掉落摔死。

25日 萨萨里。一名21岁的囚犯死亡。官方的说法是，他在与狱友玩耍时将头撞向墙壁。

26日 米兰。10天前因解除夜班警卫的武装而被捕的**工人自治**的同志Mauro Larghi，在被捕时被殴打致死。

**一月**

5日 罗马。20岁的吸毒者Bruno Santini在等待审判时死于监狱医疗中心。

6日 佛罗伦萨。一名68岁的囚犯从三楼的窗户跳下自杀。

15日 拉文纳。一名73岁的男子因偷窃一块巧克力而被捕，在被捕4小时后在隔离室上吊自杀。

17日 阿夫拉戈拉。一支警察巡逻队在20岁的Giovanni D’Ambra逃出监狱时用SMG扫射杀死了他。

25日 卢卡。两名工人因正在测试的发动机爆炸而死亡，五人受伤。

**二月**

21日 帕多瓦。Sergio Secchi，26岁，是Castello监狱的囚犯，用一个野营煤气罐自杀。

**三月**

7日 威尼斯。一名33岁的搬运工因醉酒而被警察带走，在警察局的牢房里上吊自杀。

10日 罗马。一名因盗窃被判刑的38岁囚犯在牢房中上吊自杀。维尔切利监狱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名56岁的囚犯自杀。

17日 圣多纳托-米兰尼斯。一名17岁的男孩在路障处被警察开枪射中背部。

18日 米兰。两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Lorenzo Ianucci和Fausto Tinelli在未知的情况下被枪杀。警方试图围绕此案编造一个混乱的毒品故事，但谋杀案的政治动机太明显了。

**四月**

7日 博尔扎诺。一名男子被逮捕，因为他听到莫罗的死讯后恶意欢呼雀跃。

11日 那不勒斯。一名22岁的囚犯在牢房的栅栏上吊自杀。

11日 托雷南齐亚塔。一名14岁的男孩在路障处被宪兵的SMG打成重伤。

**五月**

4日 博洛尼亚。在一次抢劫后与警察的枪战中，21岁的革命激进分子Roberto Rigobello被SMG打死。Marco Tirabovi被逮捕。

9日 巴勒莫。无产阶级民主（Democrazia Proletaria）的同志Giuseppe Impastato被当地黑手党暗杀，他一直在与黑手党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对他引爆了TNT炸药，以警察报告中自杀或炸弹袭击失败的说法混淆人们视听。

12日 威尼斯。在一次武装抢劫之后，警察杀死了以多次逃亡而闻名的Silvano Maestrello。他曾至少七次设法重获自由。

20日 那不勒斯。一名45岁的待审囚犯在狱中自杀。

**六月**

1日 罗马。一名25岁的待审囚犯在雷比比亚监狱上吊自杀。

3日 格罗塞托。一名33岁的摩洛哥人在国家宪兵的军营内被一排SMG扫射打死，情况不明。

7日 卡利亚里。一名等待从监狱庇护所转移的囚犯在牢房中上吊自杀。

11日 威尼斯。一名警察杀死了一名在汽车附近徘徊的19岁少年。

29日 米兰。一名33岁的囚犯在牢房中上吊自杀。

**七月**

31日 贝加莫。一名21岁的年轻人在因盗窃未遂而被捕后，在国家宪兵营地的牢房里上吊自杀。

**八月**

那不勒斯。一名因偷窃5万里拉（约25磅）而等待审判的17岁囚犯，在关押他的少年监狱的浴室里上吊自杀。

31日 萨鲁佐。一名45岁的囚犯在前一天因在商店入店行窃被捕，他上吊自杀。

**九月**

19日 热那亚。有毒的硫化物气体在几秒钟内杀死了一家制革厂的三名工人，许多人中毒，并蔓延到整个地区。在卸货时犯了错的卡车司机被关进监狱；另一方面，工厂的老板们却自由如常。

**十月**

6日 拉文纳。一名20岁的海洛因成瘾者死在监狱里。

**十一月**

佛罗伦萨。一名22岁的妇女在后街堕胎后死亡。

**血汗劳动**

**1977**

**三月**

24日 米兰。一支“反对血汗劳动的巡逻队” 闯入搬运工人的合作企业Dusmet。在离开之前，他们破坏了房舍，带走了钱和各种物品。

**四月**

2日。一支5人的武装突击队进入了Maros公司的办公室。他们破坏了办公室并带走了200万里拉。

29日 米兰。一个武装分子闯入一家上门服务的化妆品公司的仓库。他们留下一张传单：“……血汗劳动是当今跨国资本主义为实现其两个基本目标而选择的主要方式：一个目标是是通过改造生产力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二是通过限制工资奴隶制来调整重组（restructure）对无产阶级的全球指挥。”

**五月**

10日 米兰。一支“年轻无产者的武装队伍” 他们用头巾遮住脸，手持武器，将员工和客户关在一个房间里，并在编辑的办公室里设置了同时爆炸的燃烧装置。墙上写着：“血汗劳动的窝点将被火封闭”。

**六月**

30日 米兰。两枚炸弹被安在青年就业办公室中。留下了一份传单，谴责对青年劳动力的剥削。**革命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Rivoluzionari，NAR，新法西斯组织）留下了一份传单，谴责对青年劳动力的剥削。

**七月**

4日 马盖拉港。一家生产镜片的工厂发生火灾，造成6亿里拉的损失，由红色旅/NAP联合声称负责。

**1978**

**一月**

26日 博洛尼亚。**共产主义战斗核心**摧毁了Mary Johns的血汗车间。

**二月**

4日 拉斯佩齐亚。“Luisa Spagnoli通过在无产阶级囚犯的背上进行投机来获取利润。这就是她的一个窝点被关闭的原因。”这是**革命行动**在卡利亚里的Luisa Spagnoli连锁服装店的袭击现场留下的传单：**女权主义斗争**（Lotta Femminista）声称对Rinascente超级商店的火灾负责。

18日 维琴察。**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Organizzazione operaia per il comunismo）声称负责对一个搬运工人的合作企业采取的行动，将其置于反对血汗劳动的斗争中。

26日 罗马。**女权主义社区巡逻队**（Ronde femministe di quartiere）炸毁了一家婴儿看护机构，在声称负责袭击的传单中说：“我们将不再接受血汗劳动的敲诈”。

**三月**

12日 瓦雷泽。Bassani Ticino公司的新仓库被完全摧毁，该公司通过剥削囚犯而致富，在一场由UCC声称负责的火灾中被毁。

**五月**

12日 扎内。一群来自工人自治的同志捣毁了一家剥削血汗劳动的承包公司的办公室。

**十一月**

21日 都灵。SAC闯入一个家政公司的办公室，将雇员和负责的妇女控制住，之后在墙上留下：“攻击血汗劳动的窝点。”

**政客和政党总部**

**1976**

**三月**

6日 米兰。两个武装团伙闯入出版商Jaca Books和Supermilano的编辑部，两者都与天主教组织Comunione e Liberazione有关。这两个地方都被破坏了。

15日 米兰。在一次抗议四名同志被监禁的示威中，三个法西斯窝点被炸毁。

20日 米兰。基督教民主党的驻地和一辆停在教堂外的汽车被投掷了自制燃烧弹。

27日 罗马。7人闯入基督教民主党和Comunione e Liberazione经营的文化中心。该中心被毁坏。行动由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声称负责。

31日 米兰。一批同志闯入一家比萨店，那里是该地区核心法西斯分子的聚集地，也是一些暴徒行动的协调地。比萨店被完全摧毁，一些老顾客受伤。

**四月**

4日 都灵。法西斯的集会场所——Sergio酒吧被毁。

25日 萨勒诺。同志们闯入奥古斯托剧院，那里的意大利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人正在一起庆祝抵抗运动的周年纪念。基督教民主党人被殴打，他们的旗帜被焚烧。

29日 米兰。米兰省议会MSI党议员Enrico Pedinovi被正义执行，挨了五枪。

30日 罗马。古西班牙历史图书馆被放火烧毁。自称是Paeredes Manot国际旅的核心人物宣称负责此行动。留在附近电话亭的传单上写道：“弗朗哥分子的巢穴已经被摧毁。这个伪装成西班牙图书馆的地方，隐藏着中欧新法西斯组织之间的许多联络活动，是参与博尔盖塞政变（Borghese Coup，右翼分子在火热之秋和丰塔纳案件后策划的一场政变——译注）和**国民先锋队**（Avanguardia Nazionale）所制造爆炸案的许多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秘密活动的枢纽。”

**六月**

6日 罗马。巴贝里尼电影院在一场法西斯会议举办前被放火烧毁。

9日 帕多瓦。就在MSI会议即将举行之前，一群同志破坏并放火烧毁了法西斯的巢穴，将其彻底摧毁。

17日 米兰。同志们结束掉了选举活动。在一次MSI会议后，一辆为法西斯分子搭建演讲舞台的公司的货车被烧毁。纳粹分子小组会议地点Alternativa，以及热那亚大街MSI党的房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26日。基督教民主党成员的汽车被烧毁。由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声称。

**九月**

27日 帕多瓦。三个人闯入法西斯报纸Mondo Libero的房舍。在场的人被捆绑起来，三人带走了各种文件。红色旅的徽章被画在墙上。

**十月**

2日 米兰。同志们用镐推倒墙壁后，闯入穆里洛大街的法西斯驻地。他们完全摧毁了办公室，并在街上焚烧办公室的家具和文件。

5日 Candoglia。UCC声称负责袭击基督教民主党的驻地。

13日 瓦雷泽。基督教民主党的房间遭到两枚莫洛托夫弹和一梭子子弹的袭击。

20日 卡拉拉。基督教民主党的房间被破坏并被放火烧毁。

30日 佛罗伦萨。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房间被烧毁。发生了对一家储蓄银行和国家宪兵营房的袭击。

**十一月**

10日。UCC进入意大利民主社会党（PSDI）代表的公寓，把他绑起来，搜查房间并拿走了他们找到的钱。

**十二月**

1日 米兰。一个红色旅小组闯入新民主党（Democrazia Nuova）的办公室。在场的人被捆绑起来，一百万里拉被征用。

14日 维琴察。基督教工人中心（Centro Cristiano Lavoratori）的总部被闯入，文件被拿走。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宣称负责。

15日 塔兰托。意大利自由党（PLI）的总部被破坏。在那不勒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场所被烧毁。在罗马，一次爆炸破坏了MSI的总部，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办公场所也被攻击。

**1977**

**一月**

10日 罗马。EUR区会议宫成为爆炸的目标，在入口大厅的爆炸阻止了MSI会议的进行。“新游击队”（‘new partisans’）声称制造了行动。

24日 都灵。三辆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汽车被烧毁。

**二月**

6日 罗马。玛丽亚·卡戈尔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包括摧毁一辆属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的汽车。

10日 博洛尼亚。有人向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场所投掷了七枚燃烧弹，并向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场所投掷了更多的燃烧弹。当天晚些时候，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和一个法西斯分子的聚会场所被放火烧毁。

13日 巴里。MSI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场所被放火，以及一名法西斯区议员的汽车。

22日 那不勒斯。法西斯会议场所Contro Corrente在一次工会会议后被放火烧毁。

24日 博洛尼亚。两辆属于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汽车被烧毁。

**三月**

21日 斯波莱托。MSI的房间被莫洛托夫引起的大火烧毁。

3日 佛罗伦萨。**共产主义作战单位**（Reparti comunisti di combattimento）声称负责对当地基督教民主党人采取的三次行动，都是对房舍的炸弹袭击。

7日 罗马。内政部长Cossiga的私人办公室内发生高爆炸药爆炸。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声称负责行动。

19日 热那亚。一个红色旅的小组烧毁了四辆汽车：两辆属于工业家，两辆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市议员。

20日 都灵。一名突击队员向一名基督教民主党议员开了10枪，但没有击中目标。

28日 米兰。属于一名地区议员的汽车被烧毁——红色旅声称负责该行动。

**五月**

1日 维罗纳。对基督教民主党的驻地投掷自制燃烧弹。

4日 San Benedetto del Trento。一个红色旅的小组声称负责烧毁了地区议员的汽车。

27日 米兰。三辆属于Comunione e Liberazione成员的汽车被一组同志烧毁。

**六月**

20日 卡利亚里。一群“自治主义”的同志在大学前殴打几名意共的反动分子。

30日 罗马。两名法西斯分子的房屋成为夜间投掷的莫洛托夫的目标。国库部长的汽车也被烧毁了。声称负责这些行动的一份传单上留有签名，“青年无产者（young proletarians）”。

**七月**

11日 热那亚。当地基督教民主党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红色旅射中胳膊和腿。

11日 罗马。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Marlo Perlini被红色旅的手枪打中腿部。

13日 都灵。一名基督教民主党议员被红色旅射中腿部。

十月

5日 努奥罗。夜间，市政厅被闯入，一只从附近庭院偷来的驴被绑在市长的办公桌上。

13日 罗马。一群同志闯入基督教民主党的驻地，带走了文件和其他资料。

23日 米兰。一名基督教民主党议员被红色旅击毙。行动是以红军派（RAF）同志的名义声称负责的。

24日 的里雅斯特。基督教民主党的房间和一位法西斯议员的家遭到攻击，由**无产阶级巡逻队**（Ronda proletaria）声称负责。

25日 都灵。另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被红军旅侮辱。

26日 马萨。基督教民主党官员的汽车被烧毁。

26日 罗马。基督教民主党成员的汽车被烧毁。

27日 热那亚。又有五辆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汽车被烧毁。

**十一月**

2日 罗马。一位基督教民主党干事，同时也是铁腕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被红色旅的十三枪击毙。

12日 阿奎拉。共产主义单位（Unita comunista）用火封闭了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老巢。

14日 罗马。阿皮奥区的法西斯窝点遭到自制燃烧弹袭击。

**十二月**

6日 贝加莫。武装工人小队（Squadre operaie armate，SOA）声称负责对欧洲学校（Euroschool）和基督教民主党一个场所的袭击。

12日 罗马。炸弹摧毁了属于民族民主党（Democrazia nazionale）的法西斯分子的巢穴。

12日 特伦托。炸弹袭击了Tecnofin，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成员的开会场所。由前线声称负责。

17日 雷焦艾米利亚。基督教民主党驻地被炸。警方逮捕了Gymnasio Nihilista的一名成员。

20日 罗马。领土武装核心（Nuclei armate territoriale）摧毁了意共产党一个恶棍男孩的摩托车。

21日 罗马。三名基督教民主党成员的汽车被烧毁，红色旅在电话中声称负责。

25日 科莫。夜里炸弹在MSI大楼前爆炸。

31日 博尔扎诺。基督教民主党省级总部被烧毁。

**1978**

**一月**

1日 特伦托。Ronde proletarie声称负责共产党省联合会爆炸案。

1日 Lamezia Terme。一名MSI省议员的汽车被烧毁。一份署名为红色旅的传单宣称采取了这一行动。

3日 帕多瓦。**共产主义工人组织**攻击七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场所，抗议帕多瓦法院对两名同志的判决。

5日 Cagliari。一枚莫洛托夫炸毁了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场所。

7日 罗马。许多同志受到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和伤害，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受到警察的保护。今天晚上，一群同志将两名法西斯暴徒绳之以法，这两人手持武器离开巢穴，准备开始新的攻击。第三名法西斯分子在同一场所前的交火中被国家宪兵队打死。两名法西斯分子被处决，由争取领土反权力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per il contropotere territoriale，NACT）声称负责。

8日 巴里。有人企图烧毁两处MSI场所。

10日 卢拉。基督教民主党市长的汽车发生爆炸。

10日 的里雅斯特。基督教民主党的省级总部发生两起莫洛托夫爆炸。一名同志被逮捕，但其他人设法将其释放。

12日 卡利亚里。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前发生爆炸，无产阶级巡逻队声称负责。

12日 波坦察。基督教民主党省委员会总部被洗劫一空并被放火烧毁。

12日 那不勒斯。一枚自制的炸弹在MSI大楼前爆炸。

18日 热那亚。一个红色旅的小组打伤了基督教民主党省委会成员和商学院院长Filippo Peschiera教授的腿。

28日 罗马。领土战斗核心（Nuclei combattenti territoriali）烧毁了属于一名因在意共党的反政治暴力档案中工作而闻名的共产党律师的汽车。

30日 那不勒斯。基督教民主党的三个办公地点遭到炸弹袭击。

**二月**

12日 恩纳。在MSI党首Almirante访问的第二天，三枚莫洛托夫炸弹针对MSI的场所爆炸。

16日 波尔蒂奇。基督教民主党警察局长的汽车被莫洛托夫炸毁。

24日 罗马。基督教民主党驻地被烧毁。

26日 布雷西亚。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革命者（Rivoluzionari anti-imperialisti comunisti）袭击了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和该党省级秘书办公室所在的建筑。

26日 奥斯蒂亚。一名当地知名的法西斯分子的汽车在夜里冒烟。

28日 博洛尼亚：夜间，五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地区办公室被烧毁，以及一家Comunione e liberazione书店。

**三月**

3日 Cerignola。当地基督教民主党官员正在建造的一栋别墅发生爆炸。

5日 罗马。属于地方法官和技术学院院长的汽车被烧毁。

5日 里贝拉。炸弹袭击MSI场所。

6日 辛西罗。争取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组织（Organizzazione proletaria per il comunismo）攻击了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发言人。

7日 Arluno。属于儿科医生的房子和汽车被烧毁，他是臭名昭著的反堕胎运动的主角之一。

8日 卡瓦尔泽雷。基督教民主党总部被投掷炸弹。

10日 罗马。夜间有两枚炸弹爆炸，第一枚在意大利联合体育馆，另一枚在基督教民主党的办公室。

10日 罗马。Francesco Lo Russo共产主义武装小组（Nucleo comunista armato Francesco Lo Russo，名字为纪念死去的一位激进分子——译注）炸毁了两个基督教民主党党部和两个国家宪兵队军营。

10日 拉文纳。对基督教民主党党部的炸弹袭击失败。

14日 米兰。燃烧弹袭击了Don Minzoni文化中心。10日 墨西拿。有人向基督教民主党党部投掷了一枚燃烧弹。

14日 San Benedetto del Trento。一家属于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酒吧被放火烧毁。

16日 罗马。上午9时30分，在Fani街，**一支红色旅的队伍袭击了基督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罗的护卫轿车**。他们消灭了五名警察并绑架了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同天上午，议会承认了第一个包含共产党选票的政府。

**四月**

7日 罗马。夜间，在基督教民主党的两个场所前发生了TNT爆炸。

7日 都灵。属于两名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汽车被烧毁——红色旅宣称负责。

14日 威尼斯。基督教民主党的两个办公室遭到TNT炸毁，一名基督教民主党省议员的家遭到手枪射击，**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无产者**（Proletari comunisti organizzati）声称负责。

15日 热那亚。红色旅声称负责烧毁了三辆属于基督教民主党成员的汽车。

22日 奥拉尼。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汽车被炸毁。

25日 罗马。一名基督教民主党的主要议员卷入黑手党的事务，被红色旅射中腿部。

25日 科尔马诺。基督教民主党党部在一次爆炸中几乎完全被摧毁。

29日 卡利亚里。夜间有炸弹袭击基督教民主党的房间。

**五月**

1日 奥斯蒂亚。属于两名当地法西斯分子的汽车被烧毁。

1日 萨萨里。意大利自由党的省级总部遭到炸弹袭击。

4日 罗马。**无产阶级武装部队**（Formazioni proletarie armate）掠夺了基督教民主党人经营的 “社会促进中心”。

9日 罗马。13时30分，在距离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位于Caetani大街的办公室几米远的地方，通过电话联系，于一辆雷诺汽车的后备箱中发现了莫罗的尸体。他被打了11枪。工会召集另一场总罢工。他的家人拒绝举行国家葬礼。

10日 圣索菲亚。在基督教民主党办公室遭到炸弹袭击后一名同志被捕。

10日 特拉帕尼。属于基督教民主党公共工程主席的公寓被烧毁。

12日 米兰。红军派Walter Alesia纵队打瘸了一名基督教民主党干事。

12日 比萨。一枚燃烧弹在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省级秘书的汽车下面爆炸。

13日 拉文纳。基督教民主党的驻地和一个天主教电台被火烧毁。

21日 阿斯蒂。前线的FCC声称负责对基民党省总部的炸弹袭击。

21日 奥斯提亚。炸弹袭击了当地MSI党的办公室。

27日 罗马。基督教民主党中心发生爆炸，由**无产阶级武装部队**宣称负责。

**六月**

2日 罗马。三个基督教民主党的办公室被炸弹袭击。

3日 威尼斯。**有组织共产主义无产者**声称负责三个法西斯分子的住宅被炸，他们是青年阵线（Fronte della Gioventu）的成员。

8日 都灵。**无产阶级战斗小队**（Squadre proletarie di combattimento）用手枪击伤医生Giacomo Ferrero。他是一个著名的法西斯分子，过去曾因高利贷而被判刑。

16日 巴勒莫。炸弹袭击意大利天主教工人协会（Associazione cattolica lavoratori italiani，ACLI）总部。

16日 博洛尼亚。共产主义战斗细胞（Cellule comuniste combattenti）放火烧了两辆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汽车。

18日 罗扎诺。对基督教民主党驻地的纵火攻击失败。

19日 奥斯塔。一个革命行动的直接攻击小组在基督教民主党的地区办公室引爆了一枚炸弹。

25日 Tempio Pausania。炸弹袭击了基督教民主党的阿格连图市长的家。

25日 的里雅斯特。基督教民主党的地区军政府副主席的家遭到炸弹袭击。共产主义核心争取反权力（Nuclei comunisti per contropotere）声称负责。

29日 米兰。丰塔纳电影院被烧毁。它曾是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一个会议场所。

**七月**

1日 威尼斯。燃烧弹袭击摧毁了Acli di Mirano的总部，这是一个要对医院就业减少负责的组织。

15日 都灵。皮埃蒙特地区的计算机中心被前线放火烧毁，计算机被毁。

15日 帕多瓦。无产阶级武装巡逻队（Ronde armate proletarie）摧毁了属于大学讲师Pietro Dlogu的汽车。

15日 特雷维索。无产阶级武装巡逻队烧毁了一位大学教授的房子的门。

19日 罗马。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汽车被烧毁。

28日 罗马。炸弹袭击基督教民主党党部。

**九月**

26日 罗马。两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窝点被炸：Il Fungo餐厅和Ostia的卫星酒店（Hotel Satellite）。

**十月**

7日 特伦托。基督教民主党副主席和议会委员会副主席的办公室遭到燃烧弹袭击。

12日 罗马。三家MSI党的驻地遭到炸弹袭击，一位知名的法西斯分子的商店也遭到了袭击。

14日 卢卡。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声称负责，对一名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别墅遭到炸弹袭击。

14日 Marano Vicentino。有人对当地基督教民主党总部投掷了自制燃烧弹。

20日 帕多瓦。社会党议员和大学校长被共产主义战斗阵线（Fronte combattente comunista）的两名同志开枪打伤。

26日 博洛尼亚。对城市的颠覆感到不安的核心（Nuclei sconvolti per la sovversione urbana）在市长Zangheri的家中引爆两枚炸弹。

27日 那不勒斯。一群“有组织的失业工人”占领了共产党的办公室，抗议左翼军政府的政治。

**术语表**

COMUNIONE E LIBERAZIONE是一个天主教法西斯组织，主要由学生和年轻的天主教徒组成。虽然它不是一个政党，但其组织形式是斯大林主义类型的严格集中制。

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是一个受天主教启发的中心政党。它在最近的选举中确认了其作为意大利主要政党的地位。

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1978年3月，他们的选票被议会承认，他们支持基督教民主党执政，如今他们在镇压政策上已经超过了后者。这个党是意大利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模式过渡的重要工具。然而，他们在最近的选举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SI），继承了法西斯主义传统的右翼政党。

意大利自由党（PARTITO LIBERALE ITALIANO，PLI），温和的右翼政党。

意大利民主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DEMOCRATICA ITALIANO，PSDI），温和的左翼政党，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

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CGIL），左翼工会，共产党占主导，有少数社会主义者。

意大利工会联合会（CONFEDERAZIONE ITALIANA SINDACATI LAVORATORI，CISL），由基督教民主党主导。

意大利工人联盟（UNIONE ITALIANA LAVORATORI，UIL），三个最大的联合会中最小的，由意大利社会党主导。

CISNAL：继CGIL、CISL和UIL之后的第四个联合会。与新法西斯主义的MSI有公开的亲近关系。

**工会**

**1976**

**三月**

17日 都灵。在菲亚特公司，油漆部门的工人进行的破坏活动（见No. 1）被工会官僚认为是“挑衅行为”而被否定。CGIL的地区秘书不得不面对一万名工人高声辱骂并被工人要求采取直接行动。

**四月**

26日 卡西诺。菲亚特公司的工人拒绝等到1978年才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而选择直接吃午餐。他们自己把工作日减少半小时，“如果巴士司机拒绝离开，我们将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没有人能够驾驶巴士，我们要把它拆了”。

28日 热那亚。红色旅闯入Intersind（工会联合会）的办公室，用铁链捆住雇员并带走文件。

**五月**

3日 都灵。对工会合同的愤怒。FIAT Rivalta厂油漆车间和Mirafiori厂的工人提前半小时下班。

5日 都灵。前来谈论在Mirafiori和Trentin工厂达成的协议的工会官僚遭到了橘子和螺栓的攻击。20,000名工人中只有500-600人到会。

**六月**

4日 卡西诺。在一名FIAT经理被打伤后，发现了一张未署名的传单：“通过今天的警告，我们想提醒这些人注意工人们早就清楚的几个事实：Pettinotti（受害者）控制着CISNAL（法西斯工会）的法西斯网络，一直在积极监视处于斗争前线的同志们……”

**十一月**

16日 萨萨里。两名同志被捕，被指控向CISNAL的办公室投掷莫洛托夫。

**1977**

**六月**

30日 巴勒莫。Intersind的办公室被四个同志闯入。他们将员工锁在厕所里，并放置了一枚炸弹，摧毁了办公室。联合共产主义战士（Unito combattenti comunisti）声称负责该行动。

**十月**

17日。意大利各医院激烈罢工，反对工会对合同的管理，并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巴勒莫和米兰，医院的工人们已经连续斗争了几天。军队被带到罗马的综合诊所为病人提供膳食。

**十一月**

30日 米兰。统一斗争委员会（Comitato di lotta dell'Unidal，Allemagna蛋糕厂的自治团体）的一群工人闯入工会领导人和董事之间的会议，殴打CGIL的一名官僚和一名厂长。警察介入，所有部门的工人都出来罢工。

**十二月**

24日 圣雷莫。在一次反圣诞节示威中，同志们破坏了CISNAL的总部，将家具和文件扔到街上。15人被逮捕。

**工厂和产业的等级制度**

**1976**

**三月**

11日 都灵。工人在FIAT工厂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把油漆的颜色弄混，造成损坏和时间损失。工会官员试图推卸这个简单的“错误”，这遭到了工人们的公开谴责。

26日 贝加莫。三个人在工厂外射杀了Philco Bosch的经理，并留下一份公报，谴责他参与工厂的调整重组——解雇激进分子和增加剥削。签名为**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

26日 热那亚。一家Standa超级市场的仓库在电话警告后被火烧毁。

26日 里瓦拉特。菲亚特工人封锁大门，拒绝货物和管理人员进入。三辆工头的汽车在夜间被烧毁。

27日 都灵。菲亚特Mirafiori厂的内饰车间发生破坏事件。准备用于装配线的材料被烧毁。

**四月**

2日 克雷森扎戈。Magneti Marelli公司的首席保安因监视和告发工人而被枪击腿部。一支武装的共产主义突击队留下了公报宣称负责。

3日 都灵。FIAT Mirafiori的一个车间被大火完全摧毁。“一支武装核心摧毁了Agnelli的帝国主义多国公司的部分利润。这仅仅是个开始”，这是打给ANSA新闻社的电话消息。

8日 米兰。莫塔蛋糕厂的一栋建筑被火烧毁。

10日 都灵。两个Standa仓库和一个大型服装仓库被烧毁。

13日 都灵。一名FIAT的工头被打了八枪，红色旅声称他们还摧毁了属于另外两个工头的汽车。

14日 里瓦塔。菲亚特轮胎仓库发生火灾。该行动受到红色旅的批评，红色旅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毁坏货物。

14日 佛罗伦萨。两间Texaco公司的办公室被烧毁——行动由共产主义武装部队（Formazione comuniste armate）声称负责。

11日 都灵。FIAT Mirafiori厂，一辆汽车在润滑隧道内被烧毁，造成了其他汽车和隧道本身的损坏。

16日 马盖拉港。红色旅声称负责Montedison公司技术员的汽车被毁。

16日 罗马。Standa公司的一个仓库被烧毁，由卡戈尔行动小队（Squadra d’Azione Cagol）声称负责。

21日 罗马。一家油轮公司的总裁被共产主义武装部队射中腿部。

21日 布雷西亚。红色旅突袭了工业联合会总部并带走了文件。

**五月**

7日 都灵。一家菲亚特商店的货物被烧毁。

10日 罗马。德国一家旅行社门前发生爆炸，与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狱中被谋杀有关。

**七月**

20日 罗马。叙利亚航空公司办公室被炸毁：与该国政府在黎巴嫩进行的大屠杀有关。

**九月**

11日 罗马。巴西航空公司被炸。美国Honeywell公司的办公室和一家以色列旅行社被投掷自制燃烧弹。

11日 都灵。Banca Commerciale的两家分行被争取共产主义武装战士（Combattenti armati per il comunismo）袭击，以抗议他们参与智利皮诺切特政权。

22日 罗马。两起爆炸事件：一起是破坏与中情局有联系的伊朗人的商店，另一起是针对美国工业集团，西屋（Westinghouse）公司。

26日 罗马。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的目标在声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示威前后受到打击。爆炸摧毁了前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拥有的货物仓库；针对美国联合公司投掷燃烧瓶；美国银行的两家分行被自制炸弹袭击，ITT的附属公司Avis的货物仓库被爆破。

**十月**

1日 米兰。一大群同志进入并破坏了南非领事馆。

6日 都灵。意大利国际计算机公司被三名武装分子和一名妇女闯入。他们在让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场所后，放火烧了办公室。

15日 米兰。莫塔蛋糕厂的工人面临2800人的裁员，他们将负责人事重组的主管赶出了工厂。

20日 米兰。Upim商店被洗劫一空；De Angeli制药厂被袭击，许多机器被毁。

22日 都灵。FIAT的四名主管发现他们的汽车在街上被烧毁。

25日 热那亚。红色旅声称负责烧毁了属于Asgen、Intersider和Ansaldo的董事的汽车。

27日 阿维利诺。两个武装小组袭击并摧毁了Unione Industriale Irpini的总部。

**十一月**

8日 那不勒斯。Italsider工头的汽车被烧毁。

12日 米兰。**共产主义战斗部队**（Unità comuniste combattenti）Assofarma（制药工业协会）总部，他们抢走了卡片索引、钱和主任的钱包。

16日 Sesto San Giovanni。红色旅小组闯入董事的停车场，毁坏了两辆汽车并损坏了另外15辆汽车。

30日 都灵。FIAT都灵集团的董事办公室被一名前线的突击队员闯入。秘密文件和索引被抢走。

**十二月**

3日 Monzesi。在工业联合会总部的开幕式上，一名前线的突击队员闯入并引发火灾，烧毁了三间办公室。

15日 佛罗伦萨。六家房屋出租机构被爆炸袭击，共产主义作战单位声称负责。

19日 米兰。战斗部队（Formazione combattente）闯入Montedison公司的办公室，使工作人员无法行动，并损坏了电子仪器。

22日 罗马。居民区的11条中央电话线被烧毁，原因是最近收费增加。

**1977**

**一月**

20日 热那亚。两名当地工业家的汽车被火烧毁，红色旅声称负责。

29日 米兰。家用电子电器公司被人闯入并被莫洛托夫炸毁。该行动由“青年无产者小组（group of young proletarians）”声称负责，以抗议剥削年轻劳动力的廉价劳动力。

**二月**

1日 都灵。Face Standard（ITT子公司）在建的总部被炸药破坏。

4日 都灵。前线突击队袭击了轻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室，然后放火焚烧。

4日 米兰。一支“工人武装小组（armed group of workers）” 闯入Pubblilabor（职业介绍所）的办公室，让工作人员无法行动，并带走了文件和钱。

8日 都灵。属于Aeritalia（航空公司）董事的汽车被火烧毁。

10日 罗马。Electrolux和Standastores被洗劫。

18日 都灵。两名FIAT经理被红色旅突击队射中腿部。

**三月**

2日 都灵。FIAT Mirafiori厂的火灾造成数千万里拉的损失。

10日 雷焦卡拉布里亚。共产主义战斗部队的突击队闯入雷焦工业联合会总部并带走文件。

11日 博洛尼亚。红色旅小组闯入Gabetti机构（建筑公司）的办公室，拿走了文件和文档。

18日 米兰。Marelli总部被11名从游行中脱身的同志闯入。他们拿走了在场人员的钱包，并放火烧了大楼。

24日 Piedimonte S. Gennaro。给FIAT供应电力的发电机被炸弹摧毁。

29日 罗马。国家印刷厂（Poligrafico di Stato，负责印刷钞票）的总经理腿部中弹。

**四月**

15日 雷焦卡拉布里亚。一支突击队闯入液体化工厂，使守卫不能行动，损坏了一台电脑和生产生物蛋白的部门。共产主义战斗部队留下了传单。

19日 热那亚。红色旅小组烧毁了四辆属于工业家和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汽车。

21日 米兰。博科尼大学的战斗小组破坏了电脑。该大学是研发有关反对工人技术的最先进中心之一。

22日 都灵。FIAT工头被红色旅突击队射中腿部。

30日 都灵。凌晨2点，一枚炸弹在Facis服装厂爆炸，凌晨5点，另一枚炸弹在米其林公司门口爆炸，接下来是就业办公室和电话局，最后，燃烧弹被扔向一家因在生产圆珠笔时剥削妇女和儿童而臭名昭著的工厂的供热设备。

30日 帕多瓦。RTR电视公司和Pinton Industrial Electror公司被莫洛托夫炸弹击中，汽车被烧毁。

30日 热那亚。绑架法国菲亚特公司总裁的人要求赔偿250亿里拉，并要求释放政治犯。

**五月**

16日 巴勒莫。SIP（电话公司）办公室遭到炸药袭击。

18日 博洛尼亚。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发现他的汽车被烧毁。

18日 阿尔卡莫。在一家FIAT经销商处，两辆运输车和一些汽车被损坏。

18日 锡拉丘兹。当地一位工业家的汽车被烧毁。

18日 巴勒莫。建筑商的别墅被炸弹部分摧毁。

18日 米兰。ISEO（管理培训协会）总部被前线的突击队闯入。

19日 都灵。Pia S. Paolo（梵蒂冈出版社）的总部发生爆炸。

19日 佛罗伦萨。一个由四名同志组成的核心小组破坏了Cicasc商业顾问公司的办公室。

26日 佛罗伦萨。一个“无产阶级战斗小组”"闯入并破坏了电力陈列室。

**六月**

8日 米兰。宝马展厅被莫洛托夫袭击，由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小组（Grupp Ulrike Meinhof）声称负责。

9日 米兰。布雷达军械厂的一名工头被红色旅Walter Alesia突击队射中腿部。

10日 罗马。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彻底摧毁了属于市立大学院系协调中心的电脑。

13日 米兰。一支前线突击队闯入并拿走了工业管理联合会的文件。

17日 热那亚。一辆属于IMPA（一家生产包装材料的工厂，刚刚遣散了一半的员工）的运输车被烧毁。

19日 米兰。一个前线小组声称对针对跨国公司SIT Seimens和Magneti Marelli的袭击负责。

20日 普拉托。大约20辆汽车被毁，同样多的汽车被前线损坏。

21日 罗马。一支由三名女性组成的突击队射杀了商业经济学院的院长，由红色旅声称负责。

22日 皮斯托亚。布雷达公司的一名高管被前线枪击中腿部。

27日 波米利亚诺。“战斗工人争取共产主义（Combatant workers for communism）”射击了一名阿尔法罗密欧工头的腿部。

28日 热那亚。红色旅向一名Ansaldo公司的工程师腿部开了四枪。

30日 都灵。一名菲亚特经理的腿部和胸部中弹，红色旅声称负责采取了这一行动。

30日 米兰。OM公司（运输公司）的一名经理被红色旅射中腿部。

30日 波代诺内。三辆装有Zanussi家用电器的铁路货车被炸毁。前线声称负责行动。黄色工会号召罢工以声援老板。

30日 博洛尼亚。在工业联合会办公室入口处发现未爆炸的炸弹。

**七月**

29日 米兰。瑞士航空公司办公室因爆炸而严重受损。前线留下了一份带有组织签名的传单，谴责该国对散播剥削和死亡的跨国公司的热情接待，以及谴责对Petra Krause同志的关押。

**八月**

2日 都灵。因许多工人死于膀胱癌而臭名昭著的Ipca染料厂，被两枚标有“革命行动武装核心（Armed nucleus for revolutionary action）”的炸弹爆破破坏。

6日 米兰。在两名工人死亡后，ANIC的办公室被声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团体（revolutionary proletarian bands）”的爆炸袭击。

28日 那不勒斯。三枚炸弹在罗氏制药厂前爆炸。共产主义领土单位（unita comunista territoriale）称采取了行动。

**九月**

14日 诺瓦拉。一名41岁的工人在其老板的背后刺了一刀，然后离开了。

19日 塔兰托。工人对Italsider的熔炉造成超过800亿里拉的损失。

19日 米兰。在反对生活费用上涨的宣传行动中，一个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团体散发传单并砸毁77辆公共汽车的售票机。乘客们支持这一行动。

22日 都灵。FIAT Mirafiori工厂的火灾由工人小组Tonino Micciche声称负责，**继续战斗**的一名同志前段时间在那里被一名警卫在夜间杀害。

25日 博洛尼亚。在一个大规模的“反镇压会议”的最后一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约5万名同志聚集在一起，爆炸破坏了大众汽车展览厅的窗户。革命行动（Azione Rivoluzionaria）声称采取了行动。

29日 佛罗伦萨。Super、Galardi和美国机构（都是房产投机商），被袭击和烧毁。行动由无产阶级战斗小队（Squadre proletarie combattenti）声称负责。

**十月**

18日 都灵。前线袭击了工业主管协会，并带走了文件和档案。他们在离开前引爆了两枚莫洛托夫。

18日 佛罗伦萨。前线闯入地区工会办公室，带走了员工的文件。

20日。为了抗议在斯塔姆海姆和摩加迪沙发生的杀戮事件（针对红军派的），许多城市发生了针对德国汽车经销商和TIR货车的炸弹袭击事件。

21日 特伦托。墙上被人写了“10、100、1000个Schleyers” ；在米兰有反对警察的路障；在维琴察有针对德国汽车经销商的莫洛托夫袭击。其他各城市的袭击事件。

22日 米兰、迪亚诺码头、因佩里亚、博尔扎诺、卡利亚里、萨萨里、雷吉克艾米利亚、那不勒斯。这些地方都有针对德国汽车展厅和其他机构的持续行动。

22日 米兰。对属于领事的奔驰车和厄瓜多尔领事馆投掷了自制燃烧弹，以引起对该国军队屠杀的数十名工人的关注。自动取款机和环球航空公司也被袭击。

23日 布雷西亚。一名警察为救一名奔驰车经销商而受伤。其他城市继续发生反对德国利益的行动。

24日 巴勒莫。在抗议斯塔姆海姆和摩加迪沙的示威活动中，一个大众汽车展厅和一个西西里水泥厂被炸毁。

25日。在许多城市又发生了反对德国利益的行动。

26日 罗马。欧宝、通用汽车和西门子公司的经销商在夜间被炸。

26日 皮斯托亚。宝马展厅遭到炸弹袭击。

29日 布雷西亚。Ream和A.G.E.-Telefunken的一个分部被炸。

30日 都灵。“安德烈亚斯·巴德尔革命小组（Revolutionary group Andreas Baader）”声称负责奔驰展厅被两枚莫洛托夫袭击。

**十一月**

4日 帕多瓦。房屋出租机构Stima被炸弹袭击摧毁。

8日 米兰。阿尔法罗密欧公司装配部的一名经理被红色旅枪杀。

8日 佛罗伦萨。意大利Hoechst制药公司（德国公司的子公司）被炸。

8日 卡利亚里。大众、奥迪和保时捷公司遭到袭击。

10日 都灵。一个工作研究（work study，研究工作剥削条件的机构——译注）办公室被红色旅袭击。

12日 博洛尼亚、卡利亚里和都灵。反德袭击继续发生。

14日 热那亚。**无产阶级巡逻队**声称负责对一处欧宝公司进行炸弹袭击。

16日 S. Benedetto del Trento。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声称负责对宝马公司进行攻击。

17日 热那亚。一名Ansaldo经理被七颗子弹袭击，红色旅声称负责。

29日 热那亚。Italsider公司两位董事的汽车被烧毁，红色旅声称负责。

**十二月**

5日 都灵。一个“武装共产主义小组（armed communist cell）” 炸毁了FIAT Mirafiori工厂的装潢部。

5日 热那亚。一个武装的共产主义小组声称负责对德国贸易中心采取的行动。

6日 贝加莫。**工人武装小队**（Squadre armate operaie）声称对欧洲学校进行攻击负责。

12日 米兰。前线声称负责在夜间对Credito S. Paolo银行（梵蒂冈的银行）进行的炸弹袭击。

17日 都灵。爆炸袭击了阿尔法罗密欧展厅。许多汽车被损坏。

**1978**

**一月**

4日 卡西诺。FIAT的私人保安负责人被武装工人争取共产主义（Operaie armate per il comunismo）正义执行：Agnelli的另一名警察也同时受伤了。工会要求进行例行的反恐怖主义罢工——只有2.35%的人同意，即1500名工人中的30人。

9日 塔兰托。Italsider公司发生破坏事件。在连接中心和港口的卡车上发现爆炸物的痕迹。

10日 都灵。共产主义战斗部队在FIAT-OM第二负责人的房子外引爆了一枚炸弹。一名红色旅突击队员打伤了FIAT-Mirafiori厂一名工头的腿和胳膊。

10日 Zingonia。**工人武装小队**放火烧毁Comet家用电器的货仓，“反对Philco Ritalco的政治解雇和人事重组”。

10日 因佩里亚。当地一位工业家的豪华别墅被投掷了12颗燃烧瓶。

13日 罗马。红色旅将SIP的地区经理打瘸。

24日 米兰。西门子公司的工会关系主任被红色旅打伤。

24日 兰布拉特。Nuova Innocenti的总经理用枪指着一群闯入他办公室的工人。尽管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uncil）成员努力保护他，但这些人还是解除了他的武装并给了他一点教训。

28日 都灵。占领阿卡里尼工厂的工人，他们以前曾被警察驱逐，现在转为直接行动。夜里一个工头的房子附近响起了手枪声。第二天，其中一名经理被包围，在被教训后才获释。

30日 都灵。CEAT（轮胎公司）的火灾造成数百万里拉的损失。

31日 帕多瓦。“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Workers’ organisation for communism）” 声称负责在该地区发生的多起针对工厂和工业家住宅的爆炸事件。

31日 米兰。**工人武装小队**用枪打了一家印刷厂的老板的腿。他对5年前枪杀一名工会成员负有责任。

**二月**

1日 博洛尼亚。**工人武装小队**声称负责袭击一个小企业主的家。

1日 萨萨里。菲亚特的一个子公司被四枚燃烧弹击中，损失达数百万里拉。

2日 科森扎。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一个小组闯入储蓄银行的计算机中心，引爆炸药，对机器和磁带档案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

16日 米兰。共产主义战斗工人单位（Reparti operai combattenti comunisti）打伤了阿尔法罗密欧一名主管的腿。他对雇用残疾人员工负责。

16日 罗马。“攻击国家机关就是攻击国家”——无产阶级巡逻队在传单中声称负责对SIP（电话公司）的技术办公室进行的爆破。

19日 都灵。针对FIAT代理人的塑料炸药攻击。

21日 都灵。一枚纸包炸弹在卡马纽拉的FIAT公司内部爆炸。

24日 的里雅斯特。一组四人的同志袭击了工业联合会总部和一家房产中介。“房子只属于住在里面的人”。

27日 那不勒斯。对伊朗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投掷了10枚莫洛托夫。

**三月**

1日 都灵。一条供应FIAT Mirafiori厂的电线被两个爆炸物攻击。

1日 米兰。SPED电子中心被四名同志用硫酸泼在机器上，使其无法使用。

5日 摩德纳。一枚纸包炸弹在SPE（广告公司）办公室爆炸。

7日 米兰。武装工人核心（Nuclei operai armati）对Nuova Innocenti进行了燃烧弹攻击。

12日 锡耶纳。争取共产主义武装团体（Gruppi armati per il comunismo）声称负责对Unipol保险公司进行的攻击。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Organizazzioni operaie per il comunismo）袭击了Eurofur皮草厂厂长和一名管理人员的住宅。

22日 摩德纳，帕尔马，雷焦艾米利亚。由战斗细胞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delle cellule combattenti）声称负责制造的各种炸弹袭击。

22日 米兰。燃烧弹袭击了两辆SIP运输车。

22日 都灵。共产主义无产者小组（Nuclei proletari comunisti）摧毁了阿卡里尼公司的主管的汽车。该公司一直处于反对裁员的艰苦斗争中。

**四月**

6日 罗马。在宝马展厅、Simca展厅和罗马银行的一个分行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7日 热那亚。红色旅射击了当地工业协会主席的腿。

11日 锡耶纳。**共产主义武装小组**（Nucleo armato comunista）放火烧毁了一个UPIM超市，造成数亿里拉的损失。

13日 罗马。全国建筑商协会的总部被投掷了9枚莫洛托夫弹。

19日 都灵。FIAT Mirafiori的装潢部门被放火，造成数百万里拉的损失。

21日 米兰。前线袭击了一家商业顾问机构。

22日 帕多瓦。一位大学讲师，同时也是出版商Gazzetino的主席和一家银行的董事，被**争取共产主义战斗核心**（Nucleo combattenti per il comunismo）开枪射中腿部。

23日 米兰。争取反权力共产主义无产者（Proletari comunsti per il contropotere）为回应阿尔法罗密欧公司周六上班的规定，炸了5个展厅，造成许多汽车损坏。

27日 都灵。FIAT Mirafiori的一名经理被一个红色旅的核心成员开枪打瘸。

29日 阿雷佐。Standa商店的一个部门发生纵火。

29日 罗马。两枚燃烧弹在Sarom（汽油公司）的办公室和Feder财团的食堂爆炸。

30日 针对阿尔法罗密欧公司的周六加班：在罗马，**工人武装小队**炸毁了四个陈列室的窗户；在那不勒斯。共产主义武装单位（Unita comuniste armate）在阿尔法罗密欧放火烧了一些汽车；在都灵，共产主义工人核心（Nuclei operai comunisti）袭击了三个汽车经销商的展厅；在帕多瓦，**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对阿尔法罗密欧的零件部门进行了纵火。

**五月**

1日 帕多瓦。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团体（Gruppo comunista organizzato）声称负责在该省发生的三起爆炸事件，一起是针对一个工业家的汽车，一起是针对一个货物仓库，还有一起是针对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家。

3日 帕多瓦。争取反权力共产主义小队（Squadre comuniste per il contropotere）烧毁了属于ITI主席Gramsci和共产党官员的汽车。

3日 佛罗伦萨。前线摧毁了数据管理公司的大量电脑。

4日 米兰。**工人武装小队**声称负责发生的严重爆炸，摧毁了一辆阿尔法公司运输车和35辆车，公司经理的一辆车也被摧毁。红色旅用9把手枪打伤了SIT西门子的一名经理。

4日 热那亚。红色旅在Italsider公司打瘸了一名人事官员。

6日 瓦雷泽。阿尔法罗密欧展厅被燃烧弹点燃。

7日 特伦托。一架用于寻找铀的直升飞机被破坏了。

8日 米兰。红色旅摧毁了SIT西门子公司中工会和意大利共产党成员的汽车。

10日 米兰。前线声称对Montedison公司官员腿部中了三枪负责。

11日 米兰。化工银行的一名主管被前线打伤腿部。

11日 博洛尼亚。阿尔法罗密欧展厅遭炸弹袭击。

12日 塞格纳特。前线的共产主义战斗力量（Formazione comuniste combattent il Prima Linea）放火烧了霍尼韦尔跨国公司的一个计算机部件仓库——损失达20亿里拉。

13日 米兰。争取反权力共产主义无产者用炸弹袭击了为阿尔法罗密欧供电的一条电缆。

13日 Rho。在阿尔法罗密欧展厅的炸弹袭击。

14日 阿韦利诺。炸弹袭击了为阿尔法罗密欧提供零部件的一个公司。

15日 博洛尼亚。Menarini的人事部主管身体各部位被打伤。前线声称负责。

18日 马盖拉。**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声称负责阿尔法罗密欧展厅被炸毁。

19日 特伦托。手枪射击阿尔法罗密欧展厅。

19日 都灵。对菲亚特展厅的袭击。

20日 米兰。四名同志闯入阿尔法罗密欧展厅，使警卫无法行动，并引爆了大量的燃烧弹。在罗马和Bassano Del Grappa发生了其他针对阿尔法展厅的袭击。

22日 佛罗伦萨。行动共产主义阵线（Linea d’azione comuniste）闯入一家租房机构并带走了文件。

25日 帕多瓦。有人从一辆摩托车上向一家地区银行分行投掷燃烧弹。

30日 梅斯特雷。一枚炸弹毁坏了菲亚特展厅中的汽车。

**六月**

2日 瓦雷泽。供应阿尔法罗密欧的电力电缆被切断。争取反权力无产者（Proletari per il contropotere）声称负责行动。

3日 罗马。夜间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起摧毁了ITI Fremi总裁的汽车，另一起破坏了Rizzoli出版公司。

10日 博洛尼亚。炸弹夜间袭击蒙特银行。

13日 卡波尼亚。一枚燃烧弹被扔进ITI Anioy公司。

15日 萨隆诺。布雷达汽车公司经理的汽车被共产主义战斗小队烧毁。

22日 波米利亚诺。工人小队（Squadre operaie）打瘸了一名阿尔法罗密欧工头。

23日 波米利亚诺。在阿尔法罗密欧的油漆部门发生破坏事件。

26日 佛罗伦萨。无产者小队（Squadre proletarie）突袭并放火烧了CEVA货币投放机构。

27日 卡西诺。工人武装小队炸毁了通往FIAT的电源线，阻碍了生产。

28日 米兰。对阿尔法罗密欧经销商的莫洛托夫投掷事件。

30日 奥尔巴萨诺。一个**共产主义工人核心**（Nucleo Operai Comunisti）放火烧毁了FIAT运输车的仓库。

30日 蒙扎。针对阿尔法罗密欧经销商的燃烧弹袭击。

**七月**

3日 都灵。前线闯入地区政府的财务办公室并放火。

8日 瓦雷泽。供电线路被切断。

11日。四个FIAT展厅被炸：共产主义工人核心负责。

12日 米兰。争取反权力共产主义无产者炸毁两个FIAT展厅。

18日 都灵。共产主义工人核心放火烧毁了菲亚特公司内部用于运输汽车的船队。

19日 格鲁格利亚斯科。一个前线组织的核心成员闯入一个保险办公室，打伤了一名官员的腿。

20日 米兰。他们的激进分子Romano Tognini在一次武器征用过程中被杀一年后，前线在商人联盟爆炸了8公斤的TNT炸药。

22日 特伦托。共产主义旅（Brigate Comuniste）摧毁了一辆属于商人联盟的汽车。

27日 特伦托。共产主义战斗核心（Nuclei Comunisti combattenti）的Ulrike Meinhof小队放火烧毁了属于商人联盟主席的木材仓库。

**八月**

27日 塔兰托。共产主义战斗核心声称负责在Italsider发生的破坏事件，一个熔炉的控制面板被烧毁，造成价值20亿里拉的损失。而15天前，在同一建筑物内死了三名工人。

**九月**

8日 罗马。共产主义反权力巡逻队（Ronde comuniste di contropotere）炸毁了三个建筑协会的总部，这些建筑协会要对该市绝望的住房状况负责。

28日 都灵。红军旅杀掉了Lancia公司油漆部门的生产经理。

28日 米兰。革命行动（Azione Rivoluzionari）炸毁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和一条供应有轨电车网络的ENEL（电力）电缆，以给“每天早上起来去他们受剥削场所的工资奴隶"多一天的假期。

29日 米兰。阿尔法罗密欧的主管被一支红色旅突击队袭击。他们把他绑在车库里面，给他拍了照片，并向他的腿开了四枪。

**十月**

23日 米兰。腐蚀性酸液对电话线的破坏，切断了Rogoredo（住宅）地区的2000多部电话。

25日 罗马。一家欧宝汽车展览室被炸毁。

26日 罗马。一家大众汽车展厅和一条电力电缆发生爆炸。

27日 帕多瓦。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声称负责发生的8起爆炸：国家住房部、SIP电话交换机、Alleanza保险公司总部、市政厅、大学校长的家、SIP主官的家以及基督教民主党副市长的家。同时，2000部电话被切断。

28日 米兰。反驱逐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Antisfratto）对拥有几十套公寓的RAS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爆破。

**十一月**

1日 贝加莫。战斗无产者争取共产主义（Proletarie Combattenti per il comunismo）声称负责对该市两家时装店的爆炸事件。

14日 米兰。在SIP公司的停车场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炸弹。

16日 热那亚。红色旅烧毁了属于三位Italsider和Ansaldo经理的汽车。

21日 博洛尼亚。对Visplant公司采取双重行动，该杀虫剂生产公司[的污染——补译]已经受到当地居民的质疑。行政办公室被突袭，而为工厂供电的电缆被炸毁。共产主义领土单位（Unita territoriale comuniste）声称对行动负责。

30日 博洛尼亚。无产阶级战斗小队在IBM总部爆炸了半公斤TNT炸药。

**政府办公室**

**1976**

**三月**

25日 米兰。收税员的办公室被烧毁。

26日 贝加莫。市政厅外发生暴力冲突，市政厅随后被破坏和烧毁。这一天是工会召集大罢工的日子。

**七月**

13日 米兰。一组同志闯入医疗协会的办公室。雇员和医生被捆绑起来，各种文件和货币被拿走。红色方向盘（Volante Rossa）声称负责。

**九月**

11日 罗马。切·格瓦拉国际旅声称负责采取了3次行动来纪念智利政变：在智利大使馆、美国图书馆和巴西航空公司Varig发生了爆炸。

**十月**

14日 安科纳。轻工业联合会被红色旅访问。五名武装人员将在场的人捆绑起来，并带走了文件。

**十一月**

11日 佛罗伦萨。学生们破坏了对食堂的恶劣条件负有责任的大学办公室。四名同志在被“共产“党成员挑出后被捕。

**十二月**

6日 米兰。前线突袭了医疗保险联合会，带走了钱和文件。

**1977**

**一月**

6日 罗马。午夜时分，十枚燃烧弹被扔进内政部的停车场。

**三月**

29日 罗马。国家印刷厂（Poligrafico di Stato）的总经理腿部中弹。

**五月**

18日 热那亚。在属于圣马蒂诺医院妇科主任的汽车下发现爆炸装置。

19日 塞维索。三个年轻人闯入卫生检查员的办公室。他们搜查了办公室，然后向负责的医生的腿部开枪。因为他被指责，甚至被工会指责，在有关该地区的工业污染中毒案件中过于宽松。

19日 博洛尼亚。职业介绍所被年轻人入侵，他们在墙上写满了反对血汗劳动的标语。

**六月**

2日 都灵。前线试图通过针对一个公共汽车站和城市网络的关键点的行动来瘫痪该省的交通，以阻止人们在一个被取消的公共假期去工作。

6日 罗马。红色旅在Duca d'Aosta学校焚烧登记册和档案。

24日 米兰。前线的一个武装小组在医生Roberto Anzalone离开诊室时向他开枪。他们在一份传单中解释说，他作为卫生服务医生协会的主席和医学协会的秘书，应对攻击工人的行为负责。

**七月**

13日 罗马。燃烧弹几乎炸毁了建筑学院。由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学生（Studenti proletari comunisti）声称负责。

13日 的里雅斯特。约100名女权主义同志占领地区卫生局，抗议堕胎法的实施方式。

20日 罗马。两公斤的炸药炸毁市政厅的大门。

21日 罗马。一个“共产主义学生清算团体” 试图用枪击伤大学校长，但没有击中目标。

22日 都灵。一个女权主义小组放火烧毁了属于一个拒绝进行堕胎的妇科医生的汽车。

27日 蒙塔诺。**无产阶级武装小队**闯入市政厅。他们使雇员无法行动，没收了300,000里拉，并在现场引爆了一枚莫洛托夫。

八月

7日 里米尼。一群“有组织的青年无产者（young organised proletarians）” 一座方济会修道院投掷两枚燃烧弹。

**九月**

1日 都灵。一群“共产主义学生”在Volta学校的门口放火，以抗议分流。

**十月**

27日 威尼斯。住房部办公室以及该镇的其他四个国家机构被炸。**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宣称负责。

27日 罗维戈。市交通公司负责人和当地住房部主管的住宅遭到手枪射击和莫洛托夫弹的袭击。

**十一月**

5日 罗马。两名妇女对一个产科医生的书房投掷莫洛托夫。

14日 佛罗伦萨。夜间发生多起爆炸事件——针对财务办公室、住房部、城市规划办公室、研究主任，以及在比萨和普拉托发生了其他类似袭击。**无产阶级战斗小队**在电话中声称负责。

26日 贝加莫。争取共产主义武装无产阶级核心（Nucleo armato proletario per il comunismo）声称负责住房部发现的炸弹。

**1978**

**一月**

23日 博洛尼亚。一群同志闯入商会、大学校长办公室和RAI（广播/电视公司）总部，作为有关三月事件审判运动（指红色旅绑架莫罗——译注）的一部分。

29日 罗马。炸弹在医学协会所在地爆炸。

**二月**

7日 威尼斯。**共产主义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comunisti）突袭并放火烧了大学行政主任的书房。

米兰。市立电车站的大门被炸毁，这是反对上个月增加乘车费斗争的一部分。

**三月**

3日 都灵。地理研究所（一个负责编纂地图的军队办公室）总部遭到燃烧弹袭击。

4日 都灵。律师和法律协会主席Manni的家遭到炸弹袭击。红色旅在政府对他们的“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库尔乔、Franceschini等）的审判开始前三天声称对此负责。

8日 博洛尼亚。一个武装的女权主义核心小组在一个登记处放置炸弹。

13日 罗马。武装斗争争取无产阶级政权（Lotta armata per il potere proletaria）在医学协会总部制造爆炸，导致数百万里拉的损失。

17日 佛罗伦萨。四名同志突袭了住房部办公室，无产阶级行动（Azione Proletaria）宣称负责。

**四月**

10日 都灵。**无产阶级战斗小队**闯入一位妇科医生的诊室，他被女权运动指控对他的一位病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把他锁在暖气片上，向他的腿开枪。

19日 佛罗伦萨。商人联盟总部被前线闯入，并放火烧毁。

25日 特伦托。红色方向盘放火烧了属于Santa Chiara医院妇科主任的汽车。

五月

8日 米兰。医疗保险协会（INAM）的医务主任被武装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开枪打中腿部。

19日 帕维亚。市政厅遭到炸弹袭击。

19日 博洛尼亚。学校被炸。

23日 罗马。争取领土反权力共产主义巡逻队（Ronde comuniste per il contropotere territoriale）用炸弹破了坏意大利文化中心。

六月

17日 特伦托。用一个野营煤气罐制成的炸弹袭击了教育局局长。

七月

1日 罗马。警察清理了被一群同志占领的医院的一部分，这些同志进行了在罗马所有其他医院都不可能的合法堕胎，因为那些医院被各自的“男爵”占据。（在意大利，每个医院部门都由该领域的大学教授领导。这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封建的情况，因此他们被叫做男爵。）

2日 博洛尼亚。“罗宾汉生态行动核心（Robin Hood Nucleus for Ecological Action）”释放了囚禁在Villa Chigi公园笼子里的鸟。

3日 因佩利亚。医学协会主席的书房被放火烧毁。

9日 帕多瓦。共产主义无产者（Proletari comunisti）声称负责对政治科学院投掷炸弹，该学院已被校长关闭，以回应反对选择（selection）的斗争。

9日 比萨。有组织的红鼹鼠（Talpe Rosse Organizzate）声称负责对学生宿舍和食堂中的国家机关进行的攻击。

**推销海洛因的人**

**1978**

**六月**

18日 罗马。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属于极富恶名的Di Luia匪帮，是海洛因贸易的老板，被三把手枪打死。**无产阶级抵抗运动的反海洛因核心**（Movimento proletaria di resistenza offensivo Nucleo Antieroina）在给**继续战斗**的电话中声称负责这一行动。

**十一月**

1日 米兰。店主Giampiero Grandi被杀，他属于一个控制海洛因贩运和剥削妓女的组织，武装无产者（Proletari Armati）声称负责。Pancrazi街的精神卫生中心和Degli Apuli街的一个酒吧被炸。

6日 米兰。Arsia街的一个酒吧里炸弹爆炸，这是该地区的海洛因贩运中心。

27日 罗马。共产主义游击队（Guerriglia comnunista）伏击了两名海洛因毒贩；杀掉一个，另一个受伤。

**我们声称负责**处决海洛因毒贩和黑手党分子Grandi Giampiero，以及1978年11月1日在Pancrazi路精神卫生中心、Degli Apuli街的毒贩巢穴，1978年11月6日在Arsia街的酒吧（Quarto Oggiaro地区的海洛因贩卖中心）发生的爆炸事件。

共产党人一般不会像资产阶级和镇压势力那样反对“吸毒者”：他们反对的是那些从前者身上谋利的人。我们知道，海洛因是对改变生活质量的真正需求的一种回答，尽管是虚幻的和极其恶心的。

海洛因是资本发明出来的最美丽的虚假消费品，却用来掩盖无产阶级的真实需求。与海洛因毒贩做斗争，就是让每一个海洛因成瘾者与那些似乎给他生命和生存之唯一可能性的人做斗争。

如果日常生活不是一团狗屎，就不会形成吸毒习惯。国家与上帝、工作与家庭，都是偏离正轨的意识形态，它们用来维护和掩护一种不自然的、糟糕的、犯罪的社会秩序，它在所有关系中都否认了人类自然需求的合法性，并扰乱了他与现实的关系。对自然的破坏[塞维索只是资本主义犯罪的一个小例子（指1977年塞维索的工业污染中毒事件——译注）]，对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类的破坏。

而资本所不能利用的东西，它会选择摧毁。

随着海洛因和精神药物的流通，他们正计划着毁灭整一代人。以利润为衡量根据，他们把毁灭作为评价生活、健康、表达创造力…这些愿望的唯一方式，而年轻的无产者正是这些愿望的载体。

与智利式的强迫自杀不同，资本正在市场上推出自愿自杀，供大家使用。

海洛因本身就是个虚假的问题：它是一种消费品，被发明出来扼杀改变生活质量的真正需求，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存在，因为它把属于人的一切都弯曲和导向死亡与破坏。瘾君子因其吸食的海洛因数量而闻名，因其平均盗窃次数而被认识、衡量，却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人，像其他人一样，试图确认自我的生存权，而被认识、衡量。如果不同时开始组织无产阶级力量来摧毁目前的状态，无端地谈论海洛因是没用的。无产阶级革命，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超越，不是一个可以抽象定义的项目，而是在实践中从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开始。

所有那些支持对海洛因市场实行自由化而不提出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大都市中无产阶级生活现实的人，都是机会主义蠢货。

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的目标必须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具体的因素，其复杂性使其能自我决定社会的现实。

在斗争中建立无产阶级团结，在无产阶级中建立和发展革命者的政治合法性，扩大武装无产阶级真正力量的建设空间。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具备的武装力量，是从资本主义统治下将其解放出来的唯一实际工具。

贩毒、剥削卖淫、偷窃然后销赃，这些活动只符合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共产主义者不反对那些会损害资产阶级阶层的非法活动：他们反对所有这些会剥削无产阶级的卑劣活动。抢劫银行、挟持资产阶级阶层是对的，但机会主义的行动就算了！谁想靠伤害资产阶级阶层而发财，谁就是叛徒！

以他人死亡为生的[海洛因——补译]推销者是卑鄙的。利用妇女身体为谋私工具的皮条客是卑鄙的。利用年轻无产者的血汗劳动是卑鄙的，而这些无产者却只能被迫去偷立体音响或备用轮胎。所有这些人，特别是从更高的角度看，都是警察、宪兵的朋友，无产阶级的敌人。而用其他无产者被告密、坐牢，他们买到了自己继续从事卑鄙活动的自由。意大利国家宪兵把他们当作线人，而他们借国家宪兵来除掉那些妨碍他们的人。因此，缉毒队打击毒贩的行动最终无非是控制市场，让那些真正集中经营毒品业务的人得利。

凡是破坏无产阶级团结，亲自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的人，都必须被视为可恶的敌人和叛徒：他们的分裂活动不会给无产阶级中正进着的颠覆事业、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一丁点的支持。

驱逐无产阶级的敌人、间谍和叛徒，不管他们是海洛因贩子还是工会头子，以建立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

海洛因是一种适合权力的社会控制工具。除了毒品贩子和镇压力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控制无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医学-精神病学的等级制度。卫生权力下放，在每个地区开设卫生和精神健康中心，是资本用来控制资本主义大都市矛盾的新工具，毒化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并使其变得愚笨。谁敢超越国家、工作、家庭的规则，谁就是“疯人”，从小就被贴上浪子的标签。就这样，资本把贫民窟分配给他；给他更多**免费的**海洛因，从一开始就**强塞**给他精神药物，这样他就不会干扰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黑体是我加的——译者）。

那些对年轻人和妇女进行施加这种垃圾治理术的医生、精神科医生是疯狂的罪犯，他们把对抗和无产阶级起义打上标签：“社会变态”。神经质和精神变态的“患者”（引号是我加的——译者），只是因为他们无法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厌恶。一个精神科医生在拿到学位之前可以不费一点操劳就能学习，他怎么可能了解贫民区无产阶级的生活呢？

精神病专家、犯罪学家、牧师、工会头子，在作为对无产阶级的社会控制者的位置上，他们是敌人，因此应该被打倒。

攻击镇压的力量，国家宪兵和警察。把他们的朋友、叛徒、告密者、间谍从工厂和无产阶级地区驱逐和殴打出去。

攻击医学-精神病学的治理等级制度。

粉碎无产阶级内部的控制层级、毒贩和狗屁间隔。

建设无产阶级武装力量。（1978年11月）

**对警察的攻击**

**1976**

**二月**

9日 罗马。NAP声称负责对杀害Anna Maria Mantini的反恐中队中士进行的袭击行动。

**三月**

2日 热那亚，那不勒斯，米兰，罗奥，比萨，佛罗伦萨。NAP和红色旅联合声称对国家宪兵队军营进行的六次夜间炸弹袭击负责。

16日 博洛尼亚。两起针对宪兵营的炸弹袭击。

**五月**

10日 热那亚。红色旅放火烧毁了国家宪兵队长使用的汽车。

**九月**

1日 比耶拉。警察局长被红色旅开枪打死。

9日 都灵。对警察营房的燃烧弹袭击和SMG射击。**共产主义武装小组**声称负责。

**十月**

25日 博洛尼亚。一辆菲亚特500型汽车在宪兵指挥所外发生爆炸。Bruno Valli武装小组（Nucleo armato Bruno Valli）。

**十二月**

6日 罗马。一名NAP突击队员试图杀死意大利SDS（意大利特务机构）的负责人Alfonso Noce，他负责协调导致Anna Maria Mantini同志被杀的警察行动。她在打开其公寓家门时被警察击毙。

15日 米兰。5点30分，三名SDS特务闯入Walter Alesia的公寓，他20岁，被怀疑属于红色旅。Alesia试图逃跑，在随后的枪战中，一名警长和一名中士被杀。Alesia受伤，被近距离射杀。

**1977**

**二月**

21日。两名同志被公路巡逻队示意停车。其中一人试图逃跑，并在还击中杀死一名警察，打伤另一人。

**三月**

2日 佛罗伦萨。一个爆炸装置被扔向国家宪兵兵营。

12日 都灵。政治警察的警官被战斗旅（Brigate combattente）的一支突击队杀死。

19日 巴里，卢卡。两地的宪兵营被炸弹袭击。

22日 罗马。NAP的Maria Pia Vianale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被一名警察认出。他在试图抓住Vianale和她的同伴时被枪杀。在随后的追捕中，一名想当“英雄”的公园武装管理员被警察误认为是另一名NAP成员，被枪杀。

**四月**

1日 都灵，米兰，佛罗伦萨。前线声称负责针对这些城市的国家宪兵兵营的袭击。

14日 佩鲁贾。UCC声称负责对该镇警察总部进行的爆炸袭击。

30日 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公安部门（PS）兵营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前线声称负责。

30日 热那亚。一个装有TNT炸药的压力锅被遗弃在警察车辆的停车场前，但未爆炸。

**五月**

15日 热那亚。针对警察办公室的燃烧瓶袭击。

19日 坎图。国家宪兵队营房被炸。

**六月**

30日 卡塔尼亚。手枪射击警察营房，由NAP声称负责。

30日 博洛尼亚。炸弹在警察办公室的入口处爆炸。

**七月**

6日 Leghorn。对宪兵营的炸弹袭击，与Franco Lo Muscio同志在罗马被处决有关；共产主义战斗团体（Gruppo combattenti comunisti）声称负责。

8日 罗马。共产主义战士（Combattenti comunisti）声称负责采取的一项行动，旨在杀死一名刚被宣判无罪的警察，他杀害了Mario Salvi同志。旨在将他正义执行的行动是在一家餐厅进行的，当时他正在庆祝审判结果。同志们没有击中目标，而杀死了他的一个客人。

**十二月**

18日 那不勒斯。一枚炸弹在蒙特卡尔瓦里奥警察局前爆炸。前线的四名同志在病房后面被捕，被指控准备进行类似的袭击。

20日 都灵。红色旅用枪击袭击军营，并在大门口引爆炸弹。

21日 都灵。在与前一天晚上类似的战术中，前线炸毁了另一个宪兵营房。

31日 努奥罗。警察副警长和一名督察在向狱警致以新年问候后，离开监狱时遭到袭击。**争取共产主义战斗核心**用一梭子子弹代表牢房囚犯向他们打招呼。

**1978**

**一月**

3日 帕多瓦。3个宪兵营在夜间被**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爆破，以抗议对两名同志的重判。

8日 努奥罗。警察快速行动队检察官的汽车被烧毁。

18日 诺瓦拉。**共产主义战斗力量**的一个核心小组向在特别监狱附近站岗的宪兵开枪。

26日 米兰。共产主义武装核心声称负责摧毁了警察营房一半外墙的爆炸。

29日 罗马。炸弹袭击警察营房。

**二月**

努奥罗。燃烧弹袭击了奥里耶纳的国家宪兵军营。

17日 佛罗伦萨。两辆属于司法警察的汽车被烧毁。**无产阶级战斗小队**宣称负责。

24日 罗马。**武装斗争争取共产主义**摧毁了一辆警车和两辆摩托车。

**三月**

10日 都灵。红色旅杀了一个参与逮捕了许多BR和NAP同志的反恐检察官。

10日 米兰。一枚炸弹在一个警察局的院子里爆炸，炸毁了一辆面包车并损坏了其他车辆。

10日 佛罗伦萨。市警察局的正门被烧毁。

13日 罗马。国家宪兵队营房在夜间被炸毁。

13日 努奥罗。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国家宪兵营房爆炸。

15日 佛罗伦萨。无产阶级战斗小队在警察局外引爆了一枚炸弹。

19日 米兰。一名警察在一次示威中被围困并被解除武装。

**四月**

7日 博洛尼亚。共产主义武装核心袭击了一个警察指挥所，抢走了一把手枪和其他物资。

7日 罗马。TNT炸药袭击警察营房。一名警员的汽车被烧毁。红色旅声称负责。

10日 萨勒诺。炸弹在国家宪兵营房前爆炸。

12日 塔兰托。国家宪兵营房中发生爆炸。由一个战斗小组（gruppo combattente）声称负责。

14日 帕多瓦。对自治主义者审判中的两名控方证人的汽车和DIGOS（一般调查和特别行动部，Divisione Investigazioni Generali e Operazioni Speciali）负责人的汽车被**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者**（Comunisti organizzati）和**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烧毁。

17日 的里雅斯特。有组织的无产者（Nuclei proletari organizzati）声称负责对警察总部的自制燃烧弹袭击。

19日 罗马。红色旅用手榴弹和SMG袭击了宪兵营房。军营里住着臭名昭著的Dalla Chiesa将军，他负责超级监狱和针对意大利各地同志的突击行动。

21日 奥斯蒂亚。警官的汽车被烧毁。

24日 威尼斯。同志们在给ANSA新闻社的电话中声称负责，一名宪兵军官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次爆炸中被杀。

29日 博洛尼亚。**无产阶级武装小队**对警察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袭击。

**五月**

1日 罗马。“今天一支无产阶级武装队伍袭击了宪兵队的营房。这无疑是庆祝五月一日斗争的最好方式。建立、组织武装反击力量。为所有共产主义囚犯争取自由。”

1日 卡波里祖托岛。当地宪兵队营房的窗户下发生爆炸。

2日 都灵。正在建造的新宪兵营被炸毁。

3日 都灵。两名巡逻的宪兵命令一辆汽车停下。两名年轻人下车，固定住这两名惊慌失措的警察并给他们戴上手铐，同时缴了他们的手枪。

4日 米兰。无产阶级武装小队解除了两名警察的武装，并放火烧了他们车。

11日 都灵。国家宪兵队营房内发生手枪枪击和爆炸。

15日 罗马。市警察总部被**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炸毁。

22日 米兰。下午，五名保安员在他们值班的银行前被解除武装。

23日 罗马。Carabelli公司受到燃烧弹袭击，该公司为宪兵队生产装备。

24日 卡利亚里。监狱看守的汽车被大火烧毁。

27日 米兰。市警察局停车场的燃烧弹袭击被无产阶级领土卫队（Guardie proletarie territoriali）声称负责。

27日 罗马。警察官员的汽车被烧毁。

28日 Quartu S. Elena。属于当地军事基地的德国士兵的三辆汽车被烧毁。

**六月**

2日 罗马。属于在内政部值班的公安检察员的汽车被燃烧弹炸毁。

3日 贝加莫。无产阶级武装小队袭击警察局，将在场的人固定下来并解除武装，同时用火烧毁房屋。

3日 罗马。**革命行动**声称负责对国家宪兵军营的袭击。

9日 博洛尼亚。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团体（Gruppo comunista del movimento）声称负责在私人保安公司La Patria办公室制造的爆炸。

15日 萨隆诺。爆炸物破坏了当地的宪兵兵营。

21日Uzulei。手枪射击当地宪兵队长的家，他在去“工作”的巴士上被打了12枪，被正义执行。

21日 都灵。红色旅用莫洛托夫和手枪枪击袭击了警察局。

22日 拉瓦诺。反权力领土小组（Gruppo contropotere territoriale）摧毁了七艘船，包括一艘属于宪兵队的汽艇。

26日 米兰。两次手枪枪击打中了一名在银行外执勤的私人保安。

27日 阿韦利诺。炸弹在军营外爆炸。

28日 佛罗伦萨。共产主义作战单位（Reparti comunisti combattenti）闯入一个警察局，给在场的两名警察戴上手铐，抢走了钱和手枪。

**七月**

1日 罗马。炸药袭击警察总部。

10日 卡格拉里。一名驻扎在德西曼努的德国军官发现他的汽车被烧毁。

12日 帕多瓦。**争取共产主义工人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声称负责在夜间对Carabinieri和警察营房进行的炸弹袭击，和对监狱和狱警进行的袭击。

15日 罗马。前线袭击了一个警察局，用铁链锁住并解除了在场警察的武装。

26日 米兰。无产阶级武装小队在清晨用炸弹给警察致以问候。

27日 蒙扎。正在建设中的宪兵队营房发生TNT袭击。

28日 博洛尼亚。无产阶级武装小队声称负责对警察总部的袭击。

**八月**

2日 博洛尼亚。无产阶级武装小队的三名同志闯入一个警察局并解除了三名警察的武装。

9日 贝加莫。工人武装小队和武装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联合声称负责对该市3个国家宪兵军营的袭击。

**九月**

7日 都灵。属于一名宪兵上校的一辆汽车被烧毁。

26日 萨龙诺。炸弹在宪兵队营房前爆炸。

26日 威尼斯。一家警察局遭到袭击。

29日 瓦雷泽。共产主义武装战斗队（Squadre armate combattente comuniste）声称负责对宪兵营房进行的攻击。

**十月**

4日 博洛尼亚。对一个警察局进行了手枪枪击和投掷燃烧弹袭击。

22日 米兰。武装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声称负责在一个警察局发生的强烈爆炸。

24日 罗马。一支红色旅纵队伏击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向汽车投掷莫洛托夫，并用SMG打伤一名警察。

29日 罗马。炸药袭击了一个宪兵队营房。

31日 帕多瓦。三辆属于警察快速行动队队长和其他两名警官的汽车被烧毁。

**十一月**

2日 都灵。无产阶级武装小队伏击了一个快速行动队，试图引诱他们进入一个装有燃烧装置的陷阱。其中一名军官注意到了，设法避免了爆炸。

3日 奥里斯塔诺。三名红色旅同志闯入一个陆军军营，解除了守卫的武装，带走了四支加兰德步枪、弹药和一枚手榴弹。

3日 热那亚。红色旅放火烧毁了属于两名因殴打囚犯而恶名昭著的监狱看守的汽车，以及一名宪兵的汽车。

5日 罗马。红色旅，声称负责烧毁了警察汽车的纵火。

19日 奥里斯塔诺。美国驻欧洲空军（USAFE）的中央电台在当地居民抗议其安装后遭到攻击和破坏。

22日 罗马。两名红色旅的同志突袭并解除了一名警察的武装，然后将他铐在其自家的栏杆上。

25日 努奥罗。炸药炸毁了国家宪兵的汽车。

**重组镇压**

1. 城市警察（Vigili Urbani），海关官员（Guardia di Finanza），森林警察（Guardia Forestale）：除了城市警察，他们从1977年运动的第一次斗争中就被用来为公共秩序服务（在罗马，城市警察曾手持SMG向一次示威开火），正是随着莫罗绑架案的发生，这个机关越来越具有特别警察的特征，并发展了公共来源的职能（functions of public origin）。在整个绑架莫罗行动中，海关官员都在路障上干活，在意大利的三个中心（米兰、罗马、安科纳），有许多反游击队中心是由海关直接设立的。另一方面，自从莫罗案发生后，在城市的广场上都能看到林业部门的身影，并被安排负责保护北约的设施。Marcora部长有一打在卡斯特罗-比勒陀利亚进行训练的林业看守员充当武装扈从。

2. 私人保安（Guardie Giurate）：这些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看门狗。他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迅速增加，他们经常参与银行和商业活动的“服务”合作，但似乎他们的找乐子方式是追赶张贴传单的同志或向示威活动开枪。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总共有21,675人在520个保安机构工作；3,042人受雇于业主协会，56,359人受雇于工厂或公共机构，此外还应该加上1,385名私人调查员。总的来说，这相当于一支真正的军队，有82,000名武装人员，和公安机关本身一样庞大（资料来源：Quale Difesa，第4期，1977年）。

3. 国家宪兵（Carabinieri，CC）和公共安全机关（PS）：CC一直是为资本服务的特殊机构。通过Dalla Chiesa将军，他们实际上依附于国家议会主席Andreotti。除了执行特工部门特有的行动外，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直接在特别监狱进行调查。

他们有个计划是在未来三年内再招募6000人。

目前，宪兵队有大约9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按地理区域划分有三个师；9个旅驻扎在主要城市，在最重要的省份驻扎了24个军团，甚至在最偏僻的城镇，也有5,000多个CC站点，以执行毛细血管式的控制。

**反体制运动、革命暴力、武装斗争。一些思考。**

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我想说明的是，当我谈到武装斗争时，我的立场不是基于资产阶级法律强加的人为划分，在这种情况下，投掷几十枚莫洛托夫鸡尾酒有可能不会被某些同志认为是武装斗争。

不是我们使用的技术工具决定了一个行动是否是暴力的，而是在与阶级敌人的对抗中它具有的角度。采用武装斗争意味着从根本上准备好在各个层面上对国家暴力和剥削发起攻击。它意味着从纯粹的防御阶段转向进攻阶段，以打击敌人的组织、镇压中心。与此同时，它必须能够向所有被剥削者表达出，真正的敌人到底隐藏在哪里，而且要有可能打到它，它不是无法辨认的，也不是无敌的。后者在处于社民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中更为重要。在这里，国家试图把无产阶级拉入自己的逻辑，让他们通过共识机制和剥削的共同管理来认同对手，同时通过展示强大的刑事化和镇压机器来使用恐怖。今天不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在意大利和所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在革命斗争中显然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和选择，并非所有方法和选择都只能从无政府主义观点中得到认同，但我将在后面谈到这一点。

我还希望避免某些立场的模糊性，这些立场在坚持其不反对从事武装斗争的问题本身之后，用诸如以下的声明来混淆这个问题：“目前的情况（......）并不要求进行秘密的武装斗争，而这种斗争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耗费参与战士的全部精力”(Rivista Anarchica, March, 1977, p. 12)。

最重要的是，我想再次指出整个问题是如何通过这种推理而变抽象的。武装斗争被看作是与革命活动的其他部分隔绝的东西，是一个孤立的、纯粹“技术性”和军事的阶段，它将从......人们不知道的其他方面偷走时间和精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歪曲了问题，用“秘密（clandestine）”这个形容词来修饰武装斗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否定的和退化的。鉴于武装斗争本身总是非法的，在我看来，秘密活动似乎不能完全与个人的选择相一致，而是要记住它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一定意味着建立那种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群众关系。另一方面，回到目前的情况，谁能说执行某种行动（例如在比萨伏击那个杀死了塞兰蒂尼同志的医生）的同志（这当然可以被定义为秘密行动），他们自己就是“秘密的”，而非在进行常规的、公开的战斗实践？

**为何是暴力？**

绝大多数同志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似乎有了合理的共识：暴力不是我们自己自由意志的自发表达，而是国家实施的、被科学组织起来的压迫剥削暴力，如果我们不想屈服于雇主的殴打，就迫使我们作为革命者，用针锋相对的、解放的暴力来回应。因此，我们的暴力始终是一种防御性的暴力，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只限于抵御敌人的打击。

如果我刚才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我看来，现实中不存在武装反击何时是合理的或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超越权力用来掩盖其杀人本质的或多或少的民主宽容的外皮，那我们就是短视或机会主义。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人对人的剥削总是值得从暴力破坏的角度来回击。这不是一个搞清楚谁“开第一枪”，以便知道我们的防卫是否“合法”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国家一直在“先开枪”，我们的死亡不仅发生在警察子弹下的街道上，而且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工厂、监狱、收容所、贫民区、棚户区、秘密的堕胎诊所和矿井。这如果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面对数以百计正在被剥削、屠杀的同志他们流下的血正向我们呼号着报仇，这个问题不值得被讨论哪怕一分钟。

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我们的愤怒，我们的革命意志，必须始终伴随着清晰的推理，使我们能够以最一致和有效的方式进行斗争。这并不是说，在烈士祭坛上献出自己，任人宰割，就是服务革命事业的行为。我们都知道，革命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其前提是，要求社会关系向共产主义方向产生根本性改变的意识与意志，是高度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而今天，同志们对武装斗争实践提出的大多数批评都是针对这条的。他们说：我们没生活在暴动前夜的条件中；群众被改良主义控制，某些行动没人理解。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人们可以回答说，革命运动不应总是局限于执行“群众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往往有可能把自己变成无形的或解释上有争议的东西。除了宣传和传播革命观点的“文化”工作外，反国家运动还应该知道如何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特别是在改良主义势力的意识形态霸权削弱了人民的斗争意识与意志，或者它们被国家镇压窒息了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论文和理论宣传品不足以改变真实存在的权力关系。它们必须在行动中表达自己，让被压迫阶级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真正需要。

这种观点在极限上可能与所谓的模范行为相提并论，这当然需要仔细思考积极的少数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目标的选择。但在我看来，这不能简化为提及我们想为之做出贡献的“光荣”的历史过去。

面对目前的情况，模范事迹的论点在我看来是有局限性和不充分的。在我看来，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质量上不同的东西。今天，某些行动是由或多或少的专门化和适当组织起来的少数人进行的，但它们是一种运动的表现，不能简单地根据单纯的数学计算而将其作为少数人的运动而抛弃。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指诸如3月11日和12日在博洛尼亚和罗马发生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某些“秘密的”武装行动是由公开选择武装斗争的组织，如红色旅、NAP或日复一日出现的一系列新名字来执行与声称负责的。

反体制运动和暴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说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袭击剥削中心或一些比较有名的迫害革命激进分子的人的行动，只是少数脱离群众的秘密职业理论家的意志和努力的结果。

今天，当Montedison电子厂，或Luisa Spagnoli商店，或批准暗杀Serantini同志的医生被打击时，这只会增加运动的要求和意识水平，而运动中不仅仅有简单的团体、集体或小党派的集合体。这一运动包括大量被赶到社会边缘的人，“无保障”的学生、妇女、工作不稳定的人，以及人数较少但同样重要的产业工人、服务人员和技术人员等。这场运动，也许是出于本能，也许不清楚其复杂性，但肯定很精确，敌人不仅存在于国家的镇压机器和最明显的统治者中，而且也存在于工会的新改良主义头子中。

拒绝、反对资本主义与改革主义谎言的路线正在通过某些作为运动遗产的行动而变得具体。这来自于那些虽不是由大多数人进行，但肯定属于群众的斗争。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在一个一直试图超越“意见”水平的运动中指望一种无用的做法；习惯于处理或多或少与真正的运动相孤立的有意识少数人所具有的典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不自在。这就解释了在把真正的难题放在中心上时所产生的明显困难，以及我们迷失在非常边缘的研究中的趋势，而这些研究已经被斗争的真实水平所超越了。

例如，通过重复基于经典观点的、公认但无用的意识形态“区分”：红色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异。如果这个问题不被封闭在被视为静止和教条的两种倾向的抽象争论中，而是分析将这些理论选项转化为实践的具体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触及难题的核心所在。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列主义的武装共产党（armed party）概念（但也许更多是卡斯特罗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如何将自己转化为一个惯例：事先选中的秘密专业人士；这是我应该对红色旅提出的主要批评。

由特定的同志组成阶级的武装力量的决定，重新创造了一种分裂的局面，这可能成为那些逻辑封闭在少数职业人士中的同志——他们常常发现很难把自己的行动与政治层面、运动需要联系起来，从而导致评价中出错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工人核心来说，决定惩罚一个工头、一个法西斯分子或破坏一个工厂，或将其委托给数量有限的同志执行（出于安全、效率等方面的明显原因），是一种情况。完全不同的另一情况是，少数不在现场的同志，与其有很少或没有联系，决定采取同样的行动。

此外，在后者的逻辑中，这样的武装团体并不是在“提炼”的自然过程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上更成熟、行动能力更强的人参与更先进的（advanced）斗争。相反，这是以相当个人的理想主义选择为基础的，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是不对的，即使在先锋主义的逻辑中也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同意这种方法。

因此，在我看来，正确的道路不是军事专家的武装政党，而应该是扩大反对国家的革命斗争领域。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是由少数知识分子决定的，而是因为已经发展起来的反体制运动不能退缩或在已经占领的阵地上拖延以等待更好的时机，而必须努力前进。经验表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国家不愿意放弃没有被武力夺取的最小空间。

**运动为什么会向前发展**

在这一点上，要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让运动“理解”武装斗争的行动，不如说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的革命运动（正因为它是革命的，所以它包含着需要不受阻碍地去直面的矛盾）与剩下那部分改良主义仍然试图行使其霸权的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工人的问题，他们从 68 年等的斗争中得到了相对福利，通过融入工作、剥削和国家的逻辑而得到报酬，他们正在度过一个关键时期。

世界层面的资本主义危机一方面消除了体系的恢复余地，使工会无法像 68/69年那样发挥遏制和重新吸收斗争的作用。当时，革命的趋势表明自己仍在一个扩张的时期，资本仍有可以谈判的领域。今天，体系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给工薪阶层，以换取他们在社会法西斯化进程中可能的影响。

改良主义控制的工人运动出现了裂痕。某种迷失方向的情绪已经蔓延开来，这是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但它很难转化为社会变革的意愿，也很难明确辨认出敌人。在工人和他们的管理者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必须试图打破这种平衡。我们知道，被边缘化的人和“有保障者”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但后者对这些敌人是谁缺乏认识。

运动必须向前推进，以打破改良主义的平衡。它必须用其斗争证明，存在着反资本主义、反国家的一极集合体，它甚至可以成为那些除了被剥削外，什么都没被保障的人们的参考点。

英文版译自“Anarchismo”

**走向武装斗争的普遍化**

这个国家的一般生活条件特别令人绝望。一场与政府势力紧密合作的运动使媒体能够继续呈现出一种可以容忍的画面。群众中任何不耐烦的迹象都会被立即以最大的注意力进行周密的描述。都灵的工人拒绝因记者被杀而罢工，这引起了大量的解释和调查。著名的社会学家聚到一起，给处于最残酷强制形式（警察、司法、监狱）下的国家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分析结果。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编造诸如失业法、租金法、税收改革之类的缓和措施——所有这些都是用一张纸来阻止雪崩的荒谬尝试。

失业率在上升，私人投资在减少（资本家更愿意把钱安全地放在国外），必须通过诉诸公共赤字，在对国家造成最小损害的情况下来补救工作状况。这扰乱了我们在国际经济信誉层面上的状况，我们不得不用政治信誉来代替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德国和美国的钱，我们必须向他们表面我们愿意镇压可能在我国发展的任何形式的革命异议。

我们必须证明，一旦事情在帝国主义巨头的筹码和共产党的同意下最终组织起来，这些形式都将不再存在。

出于各种原因，意大利共产党的反动保证是必需的。首先，它的意识形态的过去，混淆被剥削者视听的能力，进步的外表，无非都是在国家广泛参与下“和平”走向社民主义资本主义的简单尝试。

这种保证在不同的国际视角下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与美国的利益形成了更真实的对比。意大利或欧洲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荒谬的。意大利共产党可以与所有反动势力进行讨论，只是因为苏联已经做了这样一段时间了。

所有这些都应该帮助我们理解，不能再通过意识形态因素确定阶级战线，而必须通过生产状况。一旦长期以来阻碍他们理解的意识形态遮蔽被打破，工人们就会在剥削场所向剥削的力量发起攻击。这种倾向在因缺乏工作而加剧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清晰和突出。归根结底，失业的工人甚至比在职的工人更受剥削，更悲惨。

被剥削者的斗争倾向不仅与剥削有关，而且也与意识形态工具的有效性有关。这些东西越是看起来清晰透明，就越是成为对虚无之物的大讨伐，而剥削却安然无恙。它们越弱，就越不能“指导”群众，而群众靠自己找到斗争的道路，找到阶级凝聚力，找到对抗的目标。

**冲突的水平**

这可以被定义为构成阶级冲突的全部条件。了解这些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常常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一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其明显的结论是，那些不接受相同条件的人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在那些决定斗争水平的条件方面，不可能确定一个衡量标准。事实上，高估经济条件，低估例如意识形态条件都是不合时宜的，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正在瓦解，才会产生某些特别后果，而不是其他。

**提高冲突的水平**

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其自身的冲突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它能够追踪这些水平，并对造成这些水平的条件做出说明。

冲突水平的变化是正常的事件，它常常以“波浪”的形式出现，围绕着一个轴运动，即使在持续的变化中也似乎保持稳定。这个东西就是权力的意识形态结构，或者，如果我们更愿意的话，就是意识形态结构本身，因为革命只有在采取反革命的具体形式后，才具有意识形态结构。

把冲突转移到意识形态的虚构层面，往往意味着失去斗争的具体基础，而这是任何理论考虑具有有效性的唯一基础。

毫无疑问，革命者对提高意识水平非常感兴趣，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也不可能有兴趣达到意识形态的完美，因为意识形态的完美迟早只会对重新建立权力有用。在今天意大利正在讨论的暴力意识形态的具体案例中，这种意识形态对国家是官能性的（functional，指成为维持运转的一部分），国家同意这种摇摆态度，前一分钟对讨论持家长式的开放态度（见被六千名警察包围的博洛尼亚会议），后一分钟又僵硬地采取强力手段，如特别监狱、警察恐吓、特别法律与法庭。不是关于暴力的讨论提高了冲突的水平，也不是关于哪种暴力可以接受，哪种暴力应该拒绝的辩论推动了被剥削者走向解放。在这个论点上，没有人可以向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各种压迫的人传授任何东西。意识形态的帷幕落下了，舞台上仍然是赤裸裸的现实，那就是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被剥削者，另一方面是剥削者的走狗，正紧跟着他们老板的脚步。

当我们谈论暴力的必要性时，我们当然不是为了说服被剥削者。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将其付诸实施。我们谈论暴力的必要性，是为了更清楚地指出敌人，这个敌人甚至试图以兄弟或同志的伪装来掩盖自己。

关于暴力的讨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便认识到所有那些在话语权方面非常聪明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判断，向群众提出了“正确类型的暴力”的模式。冲突的程度由于我们提到的所有原因而加剧时，所有这些论述都变得既无用而又具有决定性。它们是无用的，因为真正的对抗将使它们变得过时和毫无意义；也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扫除了最后的幻想，并谴责了徒劳的恢复企图。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支持社会革命，也就是说，我们支持立即和彻底地推翻国家。我们支持革命的逻辑，这首先是一种破坏性的逻辑。

我们支持摧毁国家，这意味着我们支持对代表和创造国家的机构和人民进行身体上（而非口头）的破坏。我们反对警察、法官、官僚、工会领袖和老板。我们不仅反对警察管制、资产阶级司法、技术官僚主义、工联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具体地反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带来这些意识形态形式，把它们变成镇压工具的人。而这种反对必须转化为精确的攻击行动。如果我们反对警察，我们绝不能让自己陷入那些人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以被误解的多元主义或倒退的启蒙的名义，给敌人以空间和可行性，主张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此，警察也会用警棍来表达自己。如果我们反对所有的法官和官僚，所有的老板和工会，我们不能等着有人来告诉我：“这个老板犯了一个特别的错误，或者这个工会领导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法官特别反动。”不！不！不 所有这些人，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所有警察、所有法官、所有官僚和所有的工会头子、所有老板和所有为他们服务的人都是有罪的，应该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在任何时候，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打击。

这种道德上的正当性可以从剥削本身的事实中找到。任何承受了几个世纪巨大工作压力的人，任何参与建设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或她永远无法享受其中的任何东西，不需要等待来自另一边的特定的邪恶迹象。他或她被授权攻击、罢工和杀人，就像老板及其仆从在他们喜欢的任何时候攻击、罢工和杀人。

**战略的问题**

可以讨论进行这种攻击的方法和最佳形式，这是一个与把攻击本身合理化的道德基础无关的问题。

因此，任何这种讨论都必须成为关于战略的讨论，关于手段的评估和目的的实现。例如，不能说：“无政府主义者不做某些事情是因为……”这个论点没有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必须在现实中加以评价，而不是在抽象的理论中加以评价，否则无政府主义就没有意义了，就会像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成为一种神秘的意识形态。

当然，战略选项并不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分析，当它被置于现实中时，就会成为革命干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如果这同样的分析被从斗争的现实中割裂开来，变成某种聪明头脑的产物，变为激进分子的教义，它只会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它假装要攻击的权力，之所具有的官能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无政府主义者批评和攻击红色旅、NAP或其他较新的组织等武装军事政党所声称的革命作用时，他们是从无政府主义分析出发的，但这种分析要牢记今天意大利阶级冲突的真实情况。这不是植根于意识形态的模糊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分析，感觉有义务对它不仅认为与它疏远而且充满敌意的事物做出判断。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仅仅说出关于正在发展的斗争的正确意见是不够的。而必需在一个具体的视角下，为革命的对抗做好准备，在个人层面上对我们每个人以及在全球层面上对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意义进行充分评估。

我们经常发表在我国运作的武装斗争组织的文件。有时，就是在这些页面上，我们还追溯了对封闭的军事共产党进行批判的基本路线。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些同志被迫害、被赶走的时候，声称要量一量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这种距离无疑是存在的，也是重要的，但只能写在纸上，因此导致了一个平庸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导致其他同志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了一些误解，助长了一种人为争论，假如这些同志认为以第一人称参与到拔高这些他们只在意识形态水平上认识到的分歧是很得体的做法，那么这种争论完全没有理由存在。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是时候大声而有力地发出我们的声音了，这样，即使是聋子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而那些装聋作哑的人也能在那些真正想为所有被剥削者的解放和无政府状态而斗争的严肃的同志面前暴露出来。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之所以给武装斗争的现象以空间，并支持捍卫这些观点的必要性，无论它们多么矛盾和危险，是因为我们感到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重要的道路。我们觉得这条道路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走向另一个方向，即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普遍的非法行为，这可能会否定并最终消除最初基于封闭的军事政党的秘密斗争的条件。如果像许多人那样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行为，就会助长国家对他们的镇压，并会阻止向自由意志主义方向的任何发展，而我们一开始认为这种发展是可能的。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发展不是指封闭的军事党派中自由意志的发展，而是指普遍武装斗争的发展和所有朝这个方向工作的同志们的发展。

幻想破灭正在把许多人推向普遍的非法行为的实践中。这种行为要么在工作场所，要么在失业和犯罪领域。这种现象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封闭的军事政党的战略视野，无论它有多大的规模和效力。红色旅、NAP、前线和其他许多组织，除了自我批评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要么他们把自己的行动纳入普遍的武装冲突计划中（这冲突正在慢慢发生），要么他们就注定灭亡。

我们的任务也是如此。就像我们为遏制愚蠢、恶意的批评并避免国家所希望的全球镇压策略做出了贡献一样，今天，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必须继续为澄清这一普遍化的武装冲突的进程做出贡献，识别出、批评并攻击任何——无论它来自何处——强加战略与政治模式的企图，而日常斗争实践已宣布了这些模式的过时。

**起义**

正是在普遍的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视角下，起义具有了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并标志着对任何组织、管理阶级冲突的“封闭”尝试的明确批判。

普遍的武装冲突是每天都在恶化的局势的自然结果。被剥削者在一系列不断蔓延的反体制行为中开始指认出这种必要性。少数秘密团体对一些剥削负责者采取的孤立惩罚行动，正逐渐得到群众满意的接受、认可。工会试图组织抗议罢工来反对惩罚行动，例如FIAT工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

毫无疑问，今天被剥削者的各种形式和各种矛盾的运动有能力攻击资本与保卫资本的国家制度。毫无疑问，这种攻击正在实际发生。唯一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这种斗争的时刻下，正在发生着向后退步，这表现在坚持处于使用种的工具（如武装政党），尽管这些工具昨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并有可能变成内向的（inward）。

作为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阶级对抗的阶段，秘密的抵抗形式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同样知道，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成为专制主义者。

我们的任务是小心翼翼地阻止这种演变，为使对抗以起义的形式变得普遍而斗争，起义不仅保证了对抗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战略，而且也保证了起义站在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

在谈到过去的叛乱时，许多同志立即拿出了历史上的例子：Matese团伙、Pontelungo阴谋和其他此类事件，指责我们是“革命浪漫主义”或“唯心主义分子”，或“客观上有危险性”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很荒谬。

起义是以革命的眼光进行的尝试。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叛乱仍然是我们的特权因素，但这种起义必须加以普遍化，至少要达到最广泛的非法行为的实践水平。这就是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感到遗憾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应该抱怨资本的矛盾和被剥削者的革命要求，阻止了我们进行我们的甜美梦想？

让我们振作起来。如果困难的日子就在眼前，我们知道我们将如何面对它们。恰恰是在这些时候，羊群抛弃了狼的衣服。现在已经到了把喋喋不休放在一边，并进行斗争的时候了。让我们鼓起勇气，勇往直前。然后，因为最好的防御方式总是进攻，让我们首先从进攻开始。我们并不缺乏目标。但愿老板和他们的走狗们能感受到，作为剥削者，他们的工作将会变得多么艰难。

Anarchismo

**关于武装斗争的难题**

在无政府主义者对武装斗争的分析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武装斗争是革命的高潮，在参与武装斗争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所经过的阶段至少是革命前（pre-revolutionary）的阶段。如果情况相反，我们最终会被镇压和其他一切压垮，而运动一直进行的政治工作，如反信息和宣传，则会被破坏。

我们认为澄清这一立场很重要，并强调以下几点：

a. 分析是根据制定分析的同志的个人立场来进行的，也可能不是这样。

b. 即使没有正式出现，这些同志所属组织的立场也会影响分析本身。

c. 说武装斗争必须等到革命前阶段的说法存在逻辑错误，因为它也在创造这个阶段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d. 对于什么是革命前阶段，不可能有单一的定义。

......鉴于今天提出的许多分析都是老同志的分析，他们的政治意识来自于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阶段，因此应牢记前两点。年轻的同志，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比撰写分析报告的同志更反对专制，他们往往拒绝做这类工作，或者发现，由于教育自由化，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工具。因此，这些同志提出的分析，就是他们的行动本身，他们的行为使许多组织的结构陷入危机。

以组织的名义说话已经不再时髦，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报告就是反映了撰写分析报告的特定同志的想法。它们可以反映这些同志在理论或实践中不断被提到的组织所具有的战略立场。组织拖延的时间越长，“革命前阶段”就越久。

我们来看第三点：武装斗争必须有革命前阶段的说法包含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与其他形式的反抗镇压的武装干预相比，这一说法中隐含着对军事型组织的高估。鉴于当前的阶级冲突程度，限制武装行动的蔓延是符合镇压者利益的，同时敌人能够将个别组织指认为这一整体现象的代表，然后可以严重夸张地宣传它，来证明镇压的合理性。

实质上，没有理由接受政治警察所阐述的这种解释。所谓的“有历史意义的武装组织”（historic armed organizations，意大利政府用来指称红色旅的话语——译注），即使是他们最壮烈的行动，也只是武装斗争现象的一个极小部分。实际上，这一现象包括一个非法与反权威行为的巨大曲线，它有可能不受控地四处扩散。国家很清楚这一点，那些试图随大流的政治团体和伪革命（实质上是反革命）团体也很清楚。把今天意大利的武装斗争问题缩减为红色旅等团体的所作所为，这异常荒谬。这是把所有革命的分析方法用来去重复那些对资本主义很有用的推理方法了。正是这种反权威的非法行为标志了被定义为革命前的阶段，而不是像有些人坚称的那样，是这一阶段使这些行为变得合理。

还要说一下，关于革命前阶段的单一定义是不可能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这必须总是类似于攻克冬宫前的条件，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条件必须只能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中不断恶化的危机。还有同志认为，首先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了不平衡，或者必须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出现利益的变化。这些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从个别情况来看，它们不能质疑：我们的革命任务是推动被剥削者造反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而非去幻想那些使我们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夺取胜利的冲突。也许人们还没有理解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任务应该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仍然从名称、组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像革命行动（Azione Rivoluzionaria），仅仅因为在他们最重要文件的开头加上了杜鲁蒂的一句漂亮话，就认为自己是对红色旅唯一可能的替代选项？也许人们还不明白，唯一的替代选择是把普遍化的武装斗争抬高到起义叛乱的水平，这比“有历史意义的组织”的最伟大壮举更有意义。

**同志们，前进！**

造反（revolt）是一个涉及个人和组织的事实。它不是革命，但却是使革命成为可能的东西。没有有觉悟的个人的持续反抗，就只会有新老板们利用阶级斗争的机关进行背叛革命。反抗就是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意识到我们必须能够做出的牺牲，意识到希望、欢乐、进步和可能的危险。

正是在社会极度紧张的时刻，当资本主义结构的矛盾爆发时，我们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期最终接受的小小妥协与弱点的后果才会现身。正是机会主义在我们中间开辟了道路，机会主义找到了狡猾的话语来伪装自己，包装成一种精致的革命策略把它自己的方式偷渡进我们中间。

同志们，前进吧！让我们开始呼唤我们内心的东西，在我们与最亲近的同志的关系中，在我们与我们所属的组织的关系中。

这并不难。我们面临的敌人如此残暴，所以他不难被识别出来，如果我们识别出他，我们就必须打击他，如果我们打击他，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为我们的行动付出代价。这些都是等待我们的任务。

愿我们的话语成为行动，愿其他同志学会尊重我们的所作所为，而非我们所代表的传统，愿国家再次学会害怕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作为拉瓦霍尔或亨利、杜鲁蒂或马克诺继承人的无治主义者，而是因为无治主义者有能力赋予攻击性组织以生命，而并非仅是对当前问题做出精彩分析的社会科学家团体。

今天，我们在革命冲突的前线有一些可能性。我们在最近没有犯任何严重的错误，没有使我们在被剥削者的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给严重错误留下任何空间，但同样我们也没有犯任何错误。目前，对于被剥削者和许多来自专制组织、经历过这些组织错误造成的巨大创伤的激进革命者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参考点，一个凝结点。我们不会重复我们在1968年犯下的错误。我们不接受在没完没了的理论讨论的抽象基础上进行反抗。我们在具体的行动领域中衡量自己。

我们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恐惧，这种恐惧通常会导致我们陷入自我封闭（因为在威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我们无能为力）。过去几个月表明，在许多激进分子团体中，以及在一些被剥削者阶层中，特别是那些遭受刑事惩罚的人中，发展出了强烈的反专制意识：我们没有帮着消灭这种意识。

让我们为每一种可能的关系做好准备。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支持反威权主义行动。但我们相信，有必要立即、在所有层面上、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攻击强权。在这里，我们可以衡量自己，找到一个可能的合作点。

来自当今意大利社会冲突水平的最新经验告诉我们，威权主义策略是失败的。这些经验不仅对我们，而且对许多其他同志都是参考点。现在不是进行理论辩论的时候；现在是从反革命大联合中挑出要进攻的目标的时候。

“Anarchismo”